

醒世歷  
史說部

# 模範青年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 模範青年

編輯者 武劍虹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三角

# 自序

從前孔子有句話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他的意思是說大抵初生的時候，性質是差不多的，沒有什麼賢愚善惡的分別。到了後來，入世漸深，爲習慣所沾染，就有賢愚善惡的不同了。

《易經》上說：「蒙以養正。」顏氏家訓說：「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他的意思也是說教養的道理，應該注重在幼年時候。幼年時候有了教養，就不至爲習慣所移易了。

所以朱夫子編輯小學這部書，既引聖經賢傳來端正學子的趨向，又列舉古人的嘉言懿行來誘掖後學，真是意良法美，可使後世青年，獲益菲淺。

但惜小學一書，語多深奧，初學的人有的見了便生畏心，有的讀了便覺厭煩，常常有扞格不通的憂慮。因爲這個緣故，所以編輯本書，名曰模範青年，以濬發青年性靈爲宗旨。初學的人，得了這書，無異獲到一條修養的捷徑。

本書材料，就二十四史中錄選名人的青年事跡分做八章：一、勤學，二、自治，三、人倫，四、庭訓，五、師友，六、尚武，七、入仕，八、衛國，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事實。學者得了這書，加以瀏覽，那行己的道理，

模範青年 自序

二

處世的方法，已經很全備了。若能身體力行，還怕不成爲世上的完人嗎？  
古脩武劍虹謹誌

# 目錄

## 第一章 勤學

匡衡 鑿壁偷光·····	一
朱買臣 採樵誦讀·····	二
魯丕 閉戶讀書·····	三
賈逵 闇誦經史·····	四
任末 負笈從師·····	五
承宮 牧豬聽經·····	六
崔駰 學無仕心·····	六
郭林宗 辭母就學·····	七
范冉 棄吏爲儒·····	八
高鳳 持竿誦學·····	八

桓榮 學不窺園·····	九
荀爽 棄官服儒·····	一〇
鄭玄 歸傳師道·····	一一
王充 往市觀書·····	一二
邴原 師憐授業·····	一三
左思 感激勤學·····	一三
葛洪 貿紙抄書·····	一四
王育 牧羊獲學·····	一五
褚陶 作賦衿奇·····	一六
車允 囊螢照書·····	一七
姜宇 懸梁讀書·····	一八

模範青年目錄

二

陶宏景	畫荻學書	一八
劉峻	燎麻照讀	一九
沈約	書讀夜誦	二〇
陸倕	記誦不遺	二一
顧野王	能文善畫	二一
姚察	聚資圖書	二二
王瞻	從師習業	二三
崔廓	入山讀書	二三
祖登	耽書祕火	二四
徐曠	鬻書窮通	二五
元順	下帷讀書	二六
刁冲	志學他方	二六

樊遜	悟言勵學	二七
柳蚪	幼年授業	二八
盧太翼	摸書知字	二九
盧思道	學有進益	三〇
狄仁傑	吏詰讀書	三〇
楊綰	賦物驚人	三一
白居易	文字夙緣	三二
裴休	學不嗜味	三三
何仲舉	脫獄就學	三四
陳彭年	密室夜讀	三四
范仲淹	依戚爲學	三五
范純仁	晝夜肄業	三六

楊億	賦詩顯名……………	三七
汪應辰	拾薪繼晷……………	三八
趙安仁	仕優則學……………	三九
吳澄	夜讀達旦……………	四〇
陳櫟	有功聖教……………	四〇
王冕	騎牛讀書……………	四二
吳炳文	學宗朱子……………	四二
侯均	熟誦有益……………	四三
邱濬	易席坐誦……………	四四
楊繼盛	請就塾師……………	四五
艾南英	興起文教……………	四六
陳際泰	取書竊誦……………	四七

## 第二章 自治

王天祐	覓書潛讀……………	四七
萬斯同	讀盡架書……………	四八
毛奇齡	問字解義……………	四九
錢大昕	博通古今……………	五〇
張宗孟	過目成誦……………	五一
林則徐	研究經術……………	五二
劉表	節制儉約……………	五三
張湛	嫻禮持重……………	五四
曹袞	修身自守……………	五五
賈淑	改過自新……………	五六
韓伯	思理偷和……………	五七

模範青年目錄

四

- 王獻之 性宗書畫……………五七  
江惇 動依禮教……………五八  
王述 柔克爲用……………五九  
范宣 業儒安貧……………六〇  
周處 知惡思悛……………六一  
劉苞 思父勵己……………六二  
柳霞 動合規矩……………六三  
封軌 遵道而行……………六四  
甄琛 戒弈習業……………六五  
蘇夔 勵志學業……………六六  
李賀 矢志不移……………六六  
獨孤及 退修德性……………六七
- 
- 楊邦乂 焚衣自責……………六八  
徐積 知其所爲……………六九  
黃洽 謹守不欺……………七〇  
程頤 養身寡欲……………七〇  
胡安國 矢志淡薄……………七一  
盧秉 立身持節……………七二  
司馬光 自行不諱……………七三  
种放 作傳述志……………七四  
李德輝 操行自厲……………七五  
楊桓 力戒晝寢……………七六  
劉因 志溺靜修……………七六  
許衡 揆義後發……………七七



## 第二章 人倫

宇文宮諒 有爲必書……………	七八
薛敬之 尊師重道……………	七九
何塘 作文見志……………	八〇
徐光岳 行己無愧……………	八一
駱復旦 清廉自守……………	八一
徐元倬 修身立德……………	八二
朱桂楨 研究言行……………	八三
虞詡 縣舉順孫……………	八五
黃香 冬溫夏凊……………	八五
薛包 盡孝行義……………	八六
江革 負母逃難……………	八七

孫期 服勞奉養……………	八八
趙咨 禦母驚懼……………	八八
沈儀 兄弟盡哀……………	八九
司馬朗 不道父子……………	九〇
陸績 懷橘遺母……………	九一
顧悌 跪讀父書……………	九一
徐庶 辭主救母……………	九二
司馬攸 思親不食……………	九三
劉殷 哭澤生芹……………	九四
王裒 讀詩流涕……………	九四
李密 孝出至情……………	九五
吳隱之 鶴雁驚集……………	九六

庾道愨 冒險求母……………	九七
劉敵 囑兄供養……………	九八
滕曇恭 訪瓜奉母……………	九八
沈崇傑 葬後行禮……………	九九
庾子輿 孝感水退……………	九九
裴讓之 哀喪自勉……………	一〇〇
楊惇 問詩想母……………	一〇一
許坦 擊虎救親……………	一〇二
李貞古 泣醒母志……………	一〇二
徐孝肅 望重宗黨……………	一〇三
魏仁浦 衣不忍服……………	一〇四
周堯卿 孝感慈烏……………	一〇五
趙君錫 事親遵禮……………	一〇五
唐庚 兄夢收書……………	一〇六
賈易 供養無缺……………	一〇七
虞允文 烏鳥來巢……………	一〇八
陳韶孫 從父遠謫……………	一〇八
劉琦 迎母歸養……………	一〇九
高必達 求父還家……………	一一〇
郭道卿 孝悌兼盡……………	一一一
馮行可 上疏救父……………	一一二
崔鑑 爲母除害……………	一一三
許瓏 善解親憂……………	一一五
史頊 天性孝友……………	一一五

## 第四章 庭訓

孫弘澤 以色養親……………	一一六
孟軻 閔母訓誨……………	一一八
石建 燕居必冠……………	一一九
疏廣 勉勤戒惰……………	一一九
吳祐 引訓爲諫……………	一二一
雋不疑 遵訓持平……………	一二一
龐公 世守農業……………	一二二
劉殷 一門七賢……………	一二三
庾袞 遵先誘後……………	一二三
王僧虔 謹守儒術……………	一二五
王儉 虛榮爲戒……………	一二五

阮孝緒 尊倫重己……………	一二七
劉孺 座右書訓……………	一二八
柳世隆 傳遺一經……………	一二八
宋隱 啟誘後人……………	一二九
徐之才 家學薪傳……………	一三〇
房景先 母授詩禮……………	一三〇
崔元暉 唯命而行……………	一三一
房元齡 誠子驕侈……………	一三二
柳仲郢 幼學茹丸……………	一三三
韋允 循行家法……………	一三四
歐陽修 晝荻學書……………	一三五
路振 克彰家訓……………	一三六

蘇軾	家學淵源……………	一三六
王庠	力承父志……………	一三七
蔡元定	家傳聖教……………	一三八
王恂	奉命遊學……………	一三九
董文炳	遵命讀書……………	一四〇
何喬新	聞言心得……………	一四一
莫如忠	不教自成……………	一四一
劉士忠	受父史學……………	一四二
吳濟	誠子筆耕……………	一四三
方苞	家學淵源……………	一四四
任啟運	受祖父業……………	一四五

王成	顧義賣卜……………	一四六
郭亮	乞斂露尸……………	一四八
鄭宏	髡頭詣闕……………	一四九
范式	生友死友……………	一五〇
廉范	範師重友……………	一五二
禮震	乞代師罪……………	一五三
孫嵩	傾蓋訂交……………	一五四
吳範	冒死救友……………	一五五
劉廙	善知交道……………	一五六
牽招	蹈刃斂喪……………	一五七
王戎	父友與交……………	一五七
應詹	分甘共苦……………	一五八

第五章 師友

范雲	與朋友共……………	一五九
何遜	因文訂交……………	一六〇
劉昉	傳授心法……………	一六一
程駿	與師論古……………	一六二
李賢	篤愛師友……………	一六二
柳宗元	易地相處……………	一六三
呂琦	以德報德……………	一六四
戚同文	不負師託……………	一六五
陸佃	以義制服……………	一六五
巢谷	器重友道……………	一六六
朱熹	父友爲師……………	一六八
王陶	忘舊負義……………	一六九

## 第六章 尙武

韓性	與友論文……………	一六九
閻闔	悟訓改服……………	一七〇
李東陽	角卯論交……………	一七一
周延儒	見友謁師……………	一七二
曹一熊	對友賦詩……………	一七三
高鳴鶴	善與人交……………	一七四
周亞夫	柳營難犯……………	一七五
吳漢	軍械嚴厲……………	一七六
班超	立功西域……………	一七七
夏侯稱	幼布軍旅……………	一七八
虞翻	徒步從征……………	一七九

呂蒙 擊賊殺吏……………	一七九
劉淵 文事武備……………	一八〇
宗懋 壯志雄才……………	一八一
耿豪 奮身勇退……………	一八二
薛世雄 畫地爲城……………	一八三
斛律光 善騎工射……………	一八三
宇文忻 自命名將……………	一八四
李世民 張設疑兵……………	一八五
甄濟 刀加不懼……………	一八六
杜愔 守共生死……………	一八七
李存勗 才力亞父……………	一八七
符存審 冒刃建功……………	一八八

黃友 忠節報國……………	一八九
黃介 僕共患難……………	一九〇
岳飛 帥師滅金……………	一九〇
李靚 斬將逐北……………	一九一
柳開 取劍急攻……………	一九二
陳昭袞 捨馬捉虎……………	一九三
宗雄 善射獲功……………	一九四
張宏範 子弟統軍……………	一九五
伯顏 奮力爭先……………	一九六
常遇春 軍號十萬……………	一九六
蔡遷 從人征討……………	一九七

第七章 入仕

閻邱邛	欲仕自薦……………	一九九
甘羅	幼爲卿相……………	二〇〇
薛廣德	諫止射獵……………	二〇一
召信臣	爲民興利……………	二〇二
虞延	諫修奢靡……………	二〇三
任延	教民開墾……………	二〇四
第五訪	發粟救荒……………	二〇五
鍾離意	惡賜臧物……………	二〇五
楊震	吏稱清白……………	二〇六
張堪	民皆大悅……………	二〇七
祭遵	憂國奉公……………	二〇八
陳蕃	行政清績……………	二〇八

范遷	官無餘祿……………	二〇九
陳矯	亮言抗直……………	二一〇
楊阜	勸戒女樂……………	二一一
諸葛亮	服官無餘……………	二一一
嵇紹	論政辭琴……………	二一二
樂廣	居官不疑……………	二一三
陶侃	公餘運甓……………	二一三
王蘊	政行仁義……………	二一五
胡威	清白世家……………	二一五
顏延之	居官守舊……………	二一六
崔亮	造橋利民……………	二一七
李稚廉	歷官冠時……………	二一七

趙軌	官清如水……………	二一八
岑文本	位高責重……………	二一九
盧坦	不剝民財……………	二二〇
盧莊道	對御評囚……………	二二一
韓愈	請緩政稅……………	二二二
范百祿	民無囚犯……………	二二三
范純仁	薦用正人……………	二二三
程顥	諫議從公……………	二二四
冷應激	分時理務……………	二二五
魯宗道	忠實無欺……………	二二六
龔鼎臣	獻可替否……………	二二七
李清臣	才堪大用……………	二二七

劉恕	直言不諱……………	二二八
魏了翁	策言時事……………	二二九
徒單克寧	諫獲神祐……………	二三〇
八思巴	翻譯文字……………	二三一
朶兒赤	墾田增賦……………	二三一
劉士敏	疏陳十事……………	二三二
孟攀鱗	議定禮儀……………	二三三
康里脫脫	疏河便民……………	二三四
張特立	制服豪貴……………	二三五
王承裕	清逋糧稅……………	二三五
鄧以讚	疏請建儲……………	二三六
張文憲	以禮致政……………	二三七



## 第八章 衛國

嚴長明	清蘇民困……………	二三八
張九鉞	平糶勸捐……………	二三九
王允	除奸遭禍……………	二四〇
傅燮	固守漢陽……………	二四一
溫序	愛國重義……………	二四二
虞汜	禁圖不軌……………	二四三
嵇紹	以身捍衛……………	二四四
夏香	請鑒殷周……………	二四四
慕容鳳	陰圖復仇……………	二四五
高郢	諫書不報……………	二四六
周會	謀襲被誅……………	二四七
劉洪泉	尙武立功……………	二四八
周保權	命將乞師……………	二四九
曹瑋	邊民無犯……………	二五〇
文天祥	竭忠盡義……………	二五一
林空齋	倡起義兵……………	二五三
吳楚材	爲國出力……………	二五四
李若水	願國忘家……………	二五五
劉士昭	赤心報國……………	二五六
劉德基	死守邊邑……………	二五七
安童	諫誅黨衆……………	二五八
趙宏毅	合家殉國……………	二五九
卞琛	仗義擊賊……………	二六〇

模範青年目錄

吳德新 誓不忘國……………二六〇

馬芳 歸國盡忠……………二六一

吉孔嘉 失守殉難……………二六二

# 模範青年

## 第一章 勤學

博覽羣書。見夫文人學士。多在青年。矢志於學。手不停披。口不絕吟。紀事者必提其要。抉旨者必尋其源。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矻矻以窮年。古人之於學。可謂勤矣。迄今人心澆漓。時風不古。舉凡少年子弟。大率性情囂張。競尙浮夸。或尋章摘句。或捕風捉影。徒假文名以自媒。不求實學以匡世。且問終年讀書。所學何事。欲濟於世。於世奚益。欲善其身。其身何補。墜緒茫茫。渺無津涯。欲挽狂瀾於既倒。乃作中流之砥柱。正不得不輯古人之勤學。爲近世青年者鑒。

### 匡衡 鑿壁偷光

匡衡漢儒也。少而好學。家貧不常得油。鑿一壁隙偷光照。讀鄰翁嘉其志。呼爲僮。作給其衣食。晝則服事餘暇。卽搜羣書目覽。無遺。夜則記誦。終夕不寢。稍有闕疑。便燃火覓書。復爲誦習。恐漏燈光。爲家主所知。必以衣物塞其戶牖。由是八索九邱三墳五典無所不通。及從博士受詩。出筆成章。因之號爲通儒。故太史公著其傳於史記中焉。

【評曰】凡是貧窶之家。青年子弟多半不識一字者。何則。或爲人役。或自謀食。勞於事不得勞於心。卽欲勞於心。每因力倦而不能。亦或因家無書。又無膏油以繼晷。遂自阻喪其志。若匡衡雖身歷其境。猶苦心孤詣求之。卒成通儒。不足令人稱羨乎。其所以著名於史記中者。乃是太史公嘉其志焉。

### 朱買臣 採樵誦讀

朱買臣有傳列於漢書。正以身勞猶苦學也。少好讀書。家貧無產。常刈薪樵。

賣以給食。晨出樵採。每置書於林下。讀之不倦。及負薪歸。又懸書於擔頭。行且誦。讀日復一日。博通經籍。傳聞於世。後得遷爲會稽太守。仿古立政。卓然有仁聲焉。民皆大悅從之者如歸市。

【評曰】朱買臣不以家貧而餒其志。不以身勞而廢其學。則雖境處困窮。獨能於樵採之時。勵其志。勉其學。孳孳不倦。遂於古人之行政。瞭如指掌。卒得博爲漢之循吏也。不誠謂有志者事竟成耶。

### 魯丕 閉戶讀書

後漢時之魯丕。七歲隨父蒞武陵太守。父卒。晝夜號踊。郡中賻贈無所受。及歸。服喪禮過成人。鄰里奇之。至十歲。與兄魯恭俱居大學。其性沈靜。閉戶讀書。孳孳不倦。自誓其志。不復問人間事。遂杜絕交遊。不答問候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習魯詩。兼通五經。遂爲諸儒所推重。太尉聞而慕

其志每歲時饋以酒糧皆不受數以禮請託疾不仕後以魯詩尙書教授爲當世名儒。

【評曰】禮云往而不答非禮也魯丕獨未之聞耶乃以人生措事不矜細行雖爲士友短之而不讀書自若也其志深沈如此宜爲諸儒所推重矣。

### 賈逵 闇誦經史

賈逵漢之神童也神明過人五歲失恃賴姊撫養鄰里諸生日有讀書聲其姊聞之便抱逵立籬下而逵靜聽無言遂於經史諸書一一記於胸襟及長至十歲乃闇誦六經姊問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邪逵曰憶昔姊抱逵往籬下隔聽鄰家讀書今幸萬不失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作扉屏且誦且記基年經史遍通視其腹之爲經笥也不亦可乎故時人以神童目之。

【評曰】人在懷抱之中，隔聽書聲，遽能記誦，恐是誤會其詞耳。乃觀賈逵誦無遺句，且能題於扉屏，實是聰明過人耳。時人以神童目之，誰曰不宜。

### 任末 負笈從師

漢時任末十四歲，負笈從師，不避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剗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遊京師，教授十餘年。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抄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故其名列漢書。至沒世而不朽。

【評曰】但末求學用力太苦，已非一日矣。觀其讀河洛一書，探索祕奧，遍注記於柱壁。學者宜誌而不忘，卽其臨終誠言，亦當銘於几側，視爲箴規。

## 承宮 牧豬聽經

觀東漢記。誌承宮者。何以其年少孤獨。值八歲。爲人牧豬。猶有愛讀之心也。鄉里徐子盛。明春秋。授諸生百餘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經。心竊好之。不忍捨去。立而靜聽。遂亡其豬。猪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夫宮欲答之。門下諸生見而生憐。共出禁止。宮遂請留門下。爲諸奴。每於夜間。拾薪燃火。照讀。勤學不倦。博通經史。後得徵爲博士。

【評曰】承宮幼年牧豬。尙不知其書爲何物。一過徐公廬。下聽其講經。輒不忍去者。乃以書味引人入勝也。遂莫知其物所之。信乎溺志於學者。皆其有得於心而已。

## 崔駰 學無仕心

崔駰在後漢時。有偉才。善屬文。博學宏通。於古今訓詁。百家之言。無不詳晰。少游太學。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



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其。志。而。遂。使。其。世。之。讒。言。無。或。進。焉。所。以。駟。居。教。十。年。無。纖。介。之。禍。也。

【評曰】崔駟少有偉才。祇以求學爲事。不以進仕爲心。縱貽時人讒誚。獨能擬詞以解之。使其讒言無或進焉。其志深沈。不可磨滅之矣。

### 郭林宗 辭母就學

郭林宗。後漢時之名士也。少孤。家世貧賤。母每強迫。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母。出就成臯。屈伯顏學。三年。畢業。博通墳籍。後止陳國。以文學得名。見童子魏德公。求近其房。供給洒掃。林宗許之。夜中命作粥。一啜怒而訶之曰。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爲進之。復遭其訶如是者。三德公姿無變容。林宗曰。孺子可教。吾道有傳人矣。

【評曰】林宗少時不肯小就。而辭母就學。卒成大儒。名稱當時。信乎其爲名教中人。至沒世

而不能忘也。

### 范冉 棄吏爲儒

後漢范冉。少有大志。雖爲縣廷小吏。尙可棲身。而其心猶以爲憾。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海。受業於樊英。學未成。又遊三輔。見馬融。設絳帳。授生徒四百餘人。冉隸門下。執經請業於三皇五帝之書。八澤九州之志。毫無疑義。究覽羣籍。兼通異書。學業大就。歷年乃還。由是博學文名卓然。著重於鄉里。

【評曰】范冉幼耻奉檄。而遽然遠去。尋師就學。博通古今。歷年乃還。雖未榮於華袞。而其行成名立。駭人聽聞。亦可謂名重當時矣。

### 高鳳 持竿誦學

高鳳載在漢書。乃以少爲書生。矢志勤讀。無時或懈。雖家世以農業。而鳳獨

守窮經不事稼穡。一日曝麥於庭。妻嘗之。田今鳳護雞。時或天降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而問之。鳳悟。謂其妻曰。麥已漂盡。悔將何及。妻曰。有事不爲坐失機。宜智者不取。况爾賴此以自給乎。鳳曰。腹有詩書。足可充饑。妻曰。人有烟癖。爾有書癖。耶。鳳不過問。猶執經書誦讀。晝夜不息。卒成名儒。

【評曰】持竿誦經。甚不足爲衿奇。乃在少年時候。壹志讀書。其心絕無二用。實爲古於所罕有。故後漢書有高鳳傳存焉。

### 桓榮 學不窺園

漢有桓榮。家貧無資。少學長安。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迺歸。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之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見莽敗。天下大亂。抱其經書。與弟子逃。

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迨建武二十八年。榮適強壯。擢爲少傅。賜以轎車乘馬。榮乃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及三十年。拜爲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迺若是哉。

【評曰】桓榮幼處困窮之日。勤學不已。元卿不以爲是。及到壯時。見用於世。元卿乃以學爲利。前後之言。如出兩人。故蘇秦有云。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 荀爽 棄官服儒

荀爽十二歲。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吾不取焉。遂閉戶窮經。耽思不倦。恒與交遊。光寵杜絕。不通。卽遇鄉黨禮儀。而慶弔不行。徵命不應。一時名聞於世。拜爲郎中。乃竟棄官。而去隱於海上。後遭黨錮。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於後漢時。故特稱爲碩儒。

【評曰】苟爽幼而好學。不事徵逐。及開於世。又不貪位。清廉寡慾。天然性成。孟子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亦可引而論之於苟爽矣。

### 鄭玄 歸傳師道

鄭玄生後漢時。少而無事。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告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恭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倦怠。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台見於樓上。玄因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評曰】學無常師。主善爲師。誠哉是言也。鄭玄於太學受業。始通百家諸書。繼從東郡張公。

受五經韓文典籍。後就馬融。質諸疑義。成就學業。歸而教授。由是道行東方。真不出馬融之所料也。

### 王充 往市觀書

王充少而孤貧。苦家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通衆流百家之言。及到京師。受業大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着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朗列分明。故有傳列後漢書中。

【評曰】人生好學。不患無書。若王充家貧。苦無書讀。迺往市肆。索書遍觀。便能宏通。豈爲世人所詬病。實足爲寒士之取法也。

## 邴原 師憐授業

讀魏志而見邴原苦心求學。誠非易易。其年十一而喪父。家貧不能爲學。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原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亂之中。巖然有異。及長。遊學求師。金玉其行。其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雖師在千里。不憚跋涉。

【評曰】古今苦心求學。如邴原有幾人哉。少時家貧無資。不能爲學。過鄰舍泣就其業。長而負笈求師。不憚身勞。其苦志爲學。洵是絕無而僅有。

## 左思 感激勤學

左思在晉時。雖非仕家。而其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亦可謂。執。袴。子。也。少學鍾郎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一得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由是文名大震於京師。思迺退居宜春里。專心典籍。於名絕不加意焉。

【評曰】思於少時。感激勤學。竟能博通羣書。欲賦三都。促不及成。乃構思十年。便令成辭藻壯麗。傾動京師。如是可以坐享華貴焉。乃猶耽思典籍。不慕榮利。斯人可謂士之子恆爲士矣。

葛洪 質紙抄書



晉之名士。厥有葛洪。少好學。家貧無資。躬自伐薪。以買紙筆。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其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擣蒲。齒名。迺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維時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後爲句漏令。止羅浮山。優游閑養。樂書陶陶。卒得博學名士之稱焉。

【評曰】學患不能精。無患令名之不彰。行患不能成。無患大功之不立。若葛洪隨祕攻冰。名已彰。功已立。獨未見賞於朝廷。而洪猶不改其樂焉。徑至洛陽。優游閑養。得毋謂之名士耶。

## 王育 牧羊獲學

晉有王育。少而孤貧。爲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而不能自己。輒自歎。

曰。讀書。有命。窮通。在天。吾將。何爲。每於。牧羊。時。有閒暇。卽折蒲。學書。久而忘。羊。失所。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儼。然爲。文物。中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後爲。杜宣。主簿。復爲。劉淵。拘之。爲大。傅。由是。名重。於天下。

【評曰】求得復失。其害甚小。因禍得福。其利莫大。卽如王育。學書。失羊。固求得復失也。人嘉其志。與學得妻。非是因禍而得福乎。故謂王育所失之害甚小。所得之利莫大。

### 褚陶 作賦衿奇

晉書褚陶。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諸先生復出矣。陶乃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雖州郡辟之不就。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諸生機曰。公但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評曰】自古人才之生。盛莫過於東南。東南之川瀆山嶽。鍾靈毓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重

生疊出。若褚陶生在吳郡。非是東南薈萃之地乎。褚陶生於斯。長於斯。聲聲乎復擅盛名於斯。

### 車允 囊螢照書

晉時車允。生於南平。太守王胡之素名知人。見允於童幼之中。謂允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允迺勤讀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以夜。繼日及長。丰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論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其時惟允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允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評曰】車允囊螢照讀。可謂精而且勤矣。及書讀成。得顯其名。每於盛會間。名公大人。輒云。車公不在。吾人不樂。其名注人心目中者。概可想見。不知允在兒童時。早爲王公見而稱之曰。此兒當興門庭矣。

### 姜宇 懸梁讀書

姜宇生居冀北。少而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丰儀俊美。聰慧過人。每夜專讀書。恐力不逮。腫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不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意。云。何女觀曰。宇之姿才。豈終爲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宇後仕苻堅。屯騎南巴。二校尉。

【評曰】姜宇英姿俊偉。又好讀書。陳公愛而異之。欲以女妻。其妻不識。而其女獨識之。遂以身許。殆謂宇之才幹。終不得爲牧羊者矣。卽在姜宇身當其境。不更樂而忘倦耶。

### 陶宏景 畫荻學書

齊陶宏景。年四五歲。恆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及長。儀容明秀。朗目疏眉。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齊高帝聞之。引爲諸王侍讀。奉朝清。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迺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於是止。句容。句曲山。恒自號爲陶隱居。故有傳列於南史。

【評曰】陶宏景隱居求志。本欲行義達道。然既見用於世。猶不得展其才。所以挂冠長往。不俟終日矣。詩曰。尸位素餐。非爲陶公讀之。早有戒於心乎。

### 劉峻 療麻照讀

劉峻列名於南史。乃以幼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療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每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麗。大顯其名。

【評曰】人能有志於學。雖貧窘已極。不患無油繼晷。凡物可燃。皆可燎以照讀。卽觀劉峻寄人廡下。燎麻照書。記誦不倦。可謂自致其力矣。猶以見未廣。學未博。一時聞有異書。必所借而開之。求其宏。通彼崔公謂之爲書淫。豈無故而云然耶。

### 沈約 書讀夜誦

沈約年十三。在南朝時。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每恐其過勞。生疾。常遣滅油滅火。而約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由是起家。奉朝請。爲文惠太子征虜記室。隨太子入居東宮。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約特被親遇。後以本官兼著作郎。撰宋書。

【評曰】沈約祖父。俱是宋之宦官。及至元嘉末。約年尚幼。遭家難。流竄孤貧。猶不廢學。晝讀夜誦。博通羣籍。得爲達官。禮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信乎言之不謬也。

### 陸倕 記誦不遺

南史陸倕。太常慧曉第三子也。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遂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

【評曰】人有記憶之才。讀書最易過人。陸倕博學能文。超羣軼類。未始非記憶之才爲之也。名重一時。著人耳目。所以刺史延英俊。倕得預其選焉。

### 顧野王 能文善畫

顧野王在南朝時。爲江左之才人也。幼好學。年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

能屬文。嘗製日賦。朱異見而奇之。長而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至梁大同四年。爲揚州刺史。又善丹青。與琅瑯王褒並爲賓客。梁王甚愛其才。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因之稱爲二絕。

【評曰】才人學士。生於江左。自古及今。不可勝數。若善畫工書。僅以顧王二公稱爲二絕。似乎江左才人不可多得。而不知顧王書畫。是一時之盛稱也。

### 姚察 聚資圖書

南史姚察。僧垣之子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書誦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奕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其父僧垣博學。精醫。嘗爲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給察之兄弟。於遊學之資。察乃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太子綱在東宮。盛修文義。卽引於宣猷堂聽講。



論難爲儒者所稱。

【評曰】姚察幼年讀書於遊戲雜務絕不經心。何患學之不能成也。勤苦厲精日復一日。其心猶恐見聞不廣。乃以其父子所給圖書遍讀。卒能講論經義。宜乎爲儒者所稱賞。

### 王瞻 從師習業

梁書王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喪。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及長。折節修士。涉獵書記。善碁工射。得見賞於國君。遂歷位。爲標騎將軍。

【評曰】王瞻少年子弟也。從師爲學。忽有伎經門過。同業諸生皆出觀焉。而瞻獨不動心。安然習業。足徵求學之志。深沉而篤實矣。

### 崔廓 入山讀書

李延壽著崔廓傳於北史。以其少孤貧。母賤。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遭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必有可師之道也。故其名重天下。可傳於後世。

【評曰】崔廓以母之賤。爲人不齒。耻難忍受。輒入山中。勵精求學。遂成通儒。學者宗之。不以人而忽之。是故人有自新之路。究能滌其舊染之污也。

### 祖瑩 耽書祕火

祖瑩名著北史。足增簡冊之光也。性喜吟咏。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日夜辛勤。父母恐其成疾。藏燈使避。夜讀瑩迺耽書。常祕火於灰中。俟父母寢睡之後。驅逐僮僕。燃火讀書。恐泄光明。爲家人所覺。以衣被蔽塞牕戶。如是禁之不能止。由此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後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

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己用。

【評曰】楊子雲才思豪邁。李太白文章錦繡。祖塋當兼而有之。不然。祖塋屬文。若無佳構。何敢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耶。

### 徐曠 鬻書窮通

北史徐曠。字文遠。南齊孝嗣五世孫也。少孤貧。不能自給。隨兄文林鬻書於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有大儒沈重。講於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遂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先皆誦得之。至於輿賸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之。議論反覆十餘遍。重甚歎服。其性方正。舉動純如。當時竇威。揚元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業。由是顯名於天下。

【評曰】徐曠因鬻書而窮通。可謂有志之士矣。乃與當時大儒。講經論義。猶能冠絕於一世。

所以豪華子弟皆願羅列於門下也。

### 元順 下帷讀書

魏之元順。但城王澄子也。九歲師事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未及五日。便皆通徹。豐甚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於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華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託詠虛室。

【評曰】元順亦翩翩佳公子也。當與王子皇孫。日相徵逐。乃竟性情謇諤。不嗜交游。雖有豪華子弟。率以朋游爲樂。而順獨不與焉。其志篤於愛古可見。故其父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 刁冲 志學他方

魏書刁冲。十三而孤。其祖母高允女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涕泣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憤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徧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博綜。當世服其精博。太守范陽盧尙之。刺史河東裴桓。悉徵冲爲功曹主簿。乃冲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

【評曰】人生爲學。固不可少。在家奉養。尤不可違。刁冲志學他方。祖母涕泣留之。終不能止。求學之心。雖篤。而於孝道。似乎有虧。不知祖母攀留。是知其孫。而非望全其孝也。冲乃有志上進。何能因其愛憐。而墜青雲之志乎。

## 樊遜 悟言勵學

北齊樊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醜爲業。常優饒之。旣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其母馮氏曰。汝欲勤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恆將作見賢思齊四字。書於壁上。以自勸勉。人有譏其靖默不趣時者。遜乃搜尋異誦朝夕遍讀。以自廣見聞。後舉秀才。

【評曰】樊遜爲學。愧兄給食。欲謀小利。而爲母戒之。遂求學業。以成其名。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不可爲樊遜終身誦之耶。

### 柳蚪 幼年授業

周書柳蚪。字仲蟠。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遊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遍授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後歷官鎮遠將軍。非其好也。棄官還洛陽。遇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老之志焉。適值大統三年。馮翊等領軍。並獨孤信鎮洛陽。於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蚪在陽

城。裴諷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嘉郎中。諷爲都督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諷。南省柳蚪。

【評曰】幼年授業。古今有幾人哉。彼項橐爲師。至今傳爲美談。不聞門列數人。遍授五經。如柳仲蟠者矣。所以柳公在陽城。卓然著名於閭里。

### 盧太翼 摸書知字

情書盧太翼。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時號爲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隱於白鹿山。受業者自遠而至。太翼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帝憐其才。釋之。其後目盲。以手摸字。而知其字。鮮不爲時人歎息。而驚異。

【評曰】盧太翼博通羣經。善占術數。於人間時事。亦當瞭如指掌矣。然則太翼何嘗不明耶。

國家多事之秋。知其時不可爲。固逃入深山。以避人知。豈料太子勇聞而召之乎。明知一入穀中。必遭災殃。乃卜天數已定。勢處無可奈何之際。有不能挽回者矣。

### 盧思道 學有進益

盧思道聰爽俊辯。通侷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隋帝聞之。詔爲博士。故其後有傳列於隋書。

【評曰】識不高。不明於事。學不深。不知其理。盧公讀劉松文。多所不解。是學未深也。復以文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是識不高也。劉松識不高。不以爲耻。盧公獨以學未深而耻之。閉戶讀書數年之間。文思過人。固慨然自謂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 狄仁傑 吏詰讀書



唐書狄仁傑。并州太原人。爲兒時。就塾。有門人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詰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吏不過問。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閭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仁傑隨參軍登太行。願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評曰】人當讀書時。苟能專心致志。不爲外物所牽制。雖遇大辟。亦必鎮靜不驚。不誠所爲。狄公者乎。方值吏詰問。而讀書不置。及爲吏誣害。而退居自若。執黃卷以自釋。登太行而瞻依。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歟。

### 楊綰 賦物驚人

楊綰祖溫。至則天朝。爲戶部侍郎。父侃。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慧。年四歲。處羣衆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侃四聲呼之。諸

寶未言縮。應聲指鐵燈樹。曰燈蓋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賅覽。尤工文辭。藻思清瞻。而宗尙玄理。沈靜寡慾。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絕。澹如也。天寶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樓。試舉人命取辭藻宏麗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縮爲之首。超授左拾遺。

【評曰】楊綰當髫齡之日。按律賦物。苟非胸有成竹。何能應聲而出乎。始則賦物成章。繼而

應試中選。居然超羣而軼類。謂爲童子冠軍也。誰曰不可。

### 白居易 文字夙緣

白居易在唐時。聰敏絕人。嘗自叙云。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

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

【評曰】白居易生有夙慧敏識絕倫於成童時日加學力明於經術欲取青紫如拾芥耳所以白公得志正在有爲之日也。

### 裴休 學不嗜味

唐時裴休孟洲濟源人父肅浙東觀察使生三子儁休侏皆登進士弟休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有饋鹿者儁侏無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已改饌獨不食長慶中從兄弟應試登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

【評曰】裴休好學不貪口味得無因其家貧不能常給耶乃推其心未始不以君子讀書尙且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矣。

### 何仲舉 脫獄就學

五代史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家貧。輸稅不及限。李梟爲營道令。怒之。乃鎖項係獄。將檟楚焉。或有言於梟曰。此子雖非能爲詩。願明府一察之。梟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文且敏。速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爲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可憐兩片木。夾却一枝花。梟大驚。因自爲脫枷。延上廳與之抗禮。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成大儒。

【評曰】何仲舉既入法網。而遂脫離。何嘗非稽古之力耶。然因文詞能贖己罪。尤不能不銳意求學。可謂英雄由激勵而成也。

### 陳彭年 密室夜讀

陳彭年在宋時。好幼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

舉進士。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遊。搆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然佻薄好嘲詠。頗爲宋白所點。雍熙二年始中第。尤好刑名之學。性好諛。時號九尾狐。彭年雖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俸賜。惟市書籍於時朝廷典禮。無天參預。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辨。一無疑滯。務與帝意諧合。及升內閣。事務叢脞。形神皆耗。舉止失措。於家人有不記其名者。

【評曰】陳彭年博古通今。當知君臣大義。不可諂亦不可瀆。奈何構思賦詞。徒肆譏嘲。而不以正言立說。以匡不逮耶。然則彭年固阿諛之徒也。自幼讀書。有何益哉。

### 范仲淹 依戚爲學

范仲淹。宋之名臣也。後諡文正。二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初名朱說。少有志操。問知家世。遂自感泣。辭母去。之應天。依戚爲學。晝夜不息。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繼之以麩。不以爲苦。及長。登第。迎母歸養。始還本性。歷官大理。

寺丞居母喪。晏殊聞其名。召寘應天府學。服除。薦爲秘閣校理。其學汎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多從。仲淹。質。問。絕不吝惜。悉爲講解。往復不倦。四方從遊者衆。推其俸食之。諸子至易衣以出。晏如也。復置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

【評曰】范文正雖出身寒微。而於衣食俸祿。絕不沾沾在心目間也。方讀書時。依戚食糜。可謂貧不堪苦矣。及身貴顯。猶置義田濟羣族。如公之好義。不獨難以望之晚近。而求之千古以上。亦不可多得。若論公之事業忠功。已爲史官書之於簡冊。讀之者。當亦感其人而慕其義也已。

### 范純仁 晝夜肄業

范純仁。文正公之次子也。八歲能講。所授書。皇佑元年進士第。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純仁皆與從遊。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而純仁不覺焉。其專心勤學如此。厥後奉父命往蘇州。

取麥五百斛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曰。寄此何久。石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爲曼卿三喪未畢。吾與之文正曰。可。已由是父子賢名大震於天下。

【評曰】范純仁身雖顯達。猶樂名賢從遊。以便肄業。豈非欲斷前代之芳蹤耶。維時范家父子俱爲宋之忠良。亦當與謝家寶樹並稱蘭桂齊芳矣。

## 楊億 詩賦顯名

宋時楊億將生。祖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孝經口授。輒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議論。有老成風。太宗聞其名。詔試詩賦。立成五篇。帝賞異。授秘書正字。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之。晝夜務學不息。徽之嘆曰。興吾門者在汝矣。淳化中。詣闕獻二京賦。得登進士第。遷光祿丞。後苑賞花曲宴。召於御坐側賦詩。遂上金明池頌。

帝與宰相並誦其警句云。

【評曰】楊億生而能言。家人視之固稱奇。卽外人見之亦覺罕有。而况稍長時。與客談論。頗有老成風乎。太宗聞其名。而試之詩賦。知其名不虛傳。卽授秘書正字。不已大顯門庭哉。其始爲從祖所稱許。固已見於此矣。

### 汪應辰 拾薪繼晷

宋史汪應辰。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遊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對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紹興五年。年甫十八。大魁天下。後爲吏部尙書。時會宴罷。就枕不起。或戲曰。宰予晝寢。與子有何殊。聖錫曰。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合坐稱善。



【評曰】有志者名未達。動謂時命之不偶。求試者願未償。動爲有司之不公。此士人之通弊也。乃以汪公論之。文思敏捷。何愁名之不達乎。才高得中。何慮願之難償乎。自古有大才。必有大用。未聞腹有詩書。不能氣自華也。

### 趙安仁 仕優則學

趙安仁幼通經傳。以文藝稱。爲御史中丞。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時閱典籍。手自讐校。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記之。於國家典禮。無不周知。甚至朝廷上下。稍有疑事。日就質焉。故其後有盛名列於宋史。

【評曰】世間爲仕之人。尤嗜讀書。如宋之趙安仁者。鮮矣。安仁藉俸祿以購書。不但有益於己。並能補君之遺闕。卽如虞世南北堂書鈔。真宗聞其有而取之。非是明証歟。

### 吳澄 夜讀達旦

元史吳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記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之。節其膏火。燈候母寢。燃火復讀。不稍懈。九歲從羣弟子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通習之。知用力。聖賢之學。當宋末。舉進士不第。世祖至元十三年。樂安鄭松澄招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次易書詩春秋儀禮。修正大小戴記。會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徵澄至京。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錄上。

【評曰】吳澄生在宋末。雖是幼弱。已於經傳博覽宏通矣。及至元時。年既強壯。何難與鄭松校著羣經乎。於時著書甚多。程鉅夫請將判錄。實足以資後學者已。

### 陳櫟 有功聖教

元史陳櫟生在宋末年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

卽涉獵經史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乃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嘗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着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佑初復科舉。櫟舉於鄉。不赴禮部。居家教授。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子。凡江東受業者。盡遣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卽稱櫟爲定宇先生。

【評曰】聖教傳至宋末。幾爲百家諸說亂其本真。陳櫟適生其間。見而知之。始發憤致力於聖學。而目覽朱註。輒慨然曰。有功於聖門者。莫如朱氏子。朱子沒而雜說復興。櫟又不能不立言以正其非。遂使朱子之說大明於世。所以吳公又稱陳櫟有功於朱子也。乃推其原。同是有功於聖教。

## 王冕 騎牛讀書

王冕農家子也。元史載之。以其年八歲。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便默記之。暮歸。忘牛。父撻之。過時如故。安陽韓性聞而異之。因錄爲弟子。乃謂其父曰。此子性好學。豈常爲農夫以沒世耶。其父感悟。使冕就學。通春秋。諸傳一試不第。卽焚其文。常着高簷帽。披綠蓑。衣履長齒木屐。或騎黃牛。持漢書朗讀。人皆目爲狂。而冕逍遙自若。如世外人也。

【評曰】視王冕始終所爲。不謂農家子。謂之狂夫則可。其始牧牛。聽人讀書而忘牛。雖遭父撻。猶不以爲苦。其志固佳。其後一試不第。便戴高冠。穿異服。騎黃牛而朗讀漢書。非狂而何。宜乎時人皆目爲狂。

## 吳炳文 學宗朱子

胡炳文在元時。爲天下之通儒也。幼嗜學。母恐其成疾。每止之。乃以衣蔽牕。

隙。終。夜。默。誦。既。長。篤。志。朱。氏。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術。數。靡。不。推。究。四。方。學。者。雲。集。嘗。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於。四。書。諸。經。會。集。衆。說。參。考。以。求。其。通。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朱。子。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故。作。四。書。通。往。往。發。其。未。盡。之。蘊。

【評曰】凡人當童穉之日。學識未充。易爲外物所搖動。而況母阻其志乎。然則胡炳文至性純摯。雖在少時。亦知大義。聞母命不可違。而又不能廢其學。遂終夜默誦。上溯聖賢經傳。及百家諸說等書。靡不抉其精奧。以備參考。卽有立說乖謬。亦必深正其非。庶可謂有功于聖教矣。彼陳吳諸子。獨稱盛於一世哉。

### 侯均 熟誦有益

侯均著於元史。非無可取之道也。觀其積學四十年。實因自幼精勤。無時或懈。遂於羣經百氏。無不淹貫。並旁通釋老外典。平時讀書。嘗語人曰。每讀書。

必熟誦乃已。又嘗言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惟經歷者知之。而淡嘗者不知也。學者宗之。咸得入其門焉。由是名振關中。從之者如歸市。

【評曰】侯均教授生徒。輒以熟讀千遍。一再言之。似乎老生常談。不甚希奇。不知庸言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聖人言之熟矣。學者宗之。深知其言大有益於己也。

### 邱濬 易席坐誦

邱濬明諡文莊公。幼從師於里宦之家塾。聰敏異常。篤志墳典。無時或輟。同業宦兒頗不好紙筆。一日師外適。宦兒亦歸私第。邱在肄業堂中。時天落雨。坐席當瓦穴。漏滴邱肩。邱乃換彼兒席於漏。所以席居彼之地。坐誦不已。宦兒具告其師。師曰。能偶對者。卽爲理直。因曰。點雨滴肩頭。邱應聲曰。片雲生足下。師稱善。宦兒媿不能對。哭告其父。父怒。召邱試以對。曰。孰謂犬能欺得。

虎邱卽對曰。焉知魚不化爲龍。宦驚駭。邱嘗咏詩曰。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貴。

【評曰】祥麟必吐玉書。海蛤必現蜃樓。才人文章。必是珠璣。雖愚者知之。而况邱潛在青年時乎。吐語不凡。識者知其必貴。有斷言矣。

### 楊繼盛 請就塾師

明時楊繼盛。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羊。繼盛經里塾。覩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但牧牛。乃不但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研究經義。務求有得於心。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亟賞之。

【評曰】楊繼盛幼時牧牛。經過里塾。一聞書聲。心輒好之。欲從師學。質之於兄。使兄不以其言告之於父。則繼盛終爲農家子也。乃言於父而聽之。學繼盛一得就業。益自刻厲。卒顯門庭。可爲有志者事竟成矣。

### 艾南英 興起文教

明史艾南英。幼好學。無書不窺。七歲作竹林七賢論。及長。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乃刻四人所行之於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天啟四年。魏忠賢執政。南英始舉於鄉。座主對策。有譏刺忠賢語。忠賢怒。停南英三科。莊烈卽位。詔許會書。久之。卒不第。而文名尤有負氣陵物之稱。人多憚其口而不敢言焉。

【評曰】天啓間。文風輕剽。南英憂之。乃與同郡諸生。創作時文。俾行於世。以爲挽世道之類。風豈料奸臣執政。不容行於世乎。雖然。斯人不見用於朝。斯其文名猶未衰也。世之宗文。



者。動以章羅陳艾推之。

### 陳際泰 取書竊誦

陳際泰亦明世之文學家也。少而家貧。不能從師。又無書。時取旁舍兒書。屏人竊誦。十歲於外家藥籠中。見詩經。取而疾走。父見之。怒。督往田。而際泰携至田所。踞高阜。而哦久之。與艾南英輩。以詩文名天下。其爲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首。文生舉業之富。無若際泰者。崇禎三年。舉於鄉。四年。又成進士。

【評曰】陳際活積學數年。遂有制義名於天下。豈趨時之文藝乎。乃於諸儒造作。迥非恢奇。而闕異實是闡發經蘊。足爲後學之準繩也。故四方賢士。翕然皆歸之。

### 王天祐 覓書溜讀

王天祐生於明世。家以農業爲兒時。在樵牧間。卽能畫地成字。鄉人異之。稍

長。覓。書。潛。讀。山。澗。間。羣。牧。兒。聚。笑。之。空。洞。先。生。過。華。池。而。見。稱。奇。曰。孺。子。可。教。也。因。授。之。學。輒。穎。悟。有。得。中。式。時。纔。弱。冠。耳。酷。好。魯。公。法。帖。適。勁。宛。轉。往。逼。真。正。德。間。纂。修。孝。忠。實。錄。預。選。中。書。末。幾。授。介。休。令。政。務。簡。要。體。存。正。大。數。年。吏。畏。民。服。雖。旁。邑。他。縣。皆。願。王。公。之。來。令。也。有。分。巡。行。縣。凌。逼。長。吏。天。祐。曰。是。猶。可。以。仕。耶。即。解。組。歸。

【評曰】王天祐幼而樵牧。不與羣兒爲伍。長而行政。獨能壓服鄰封。斯人植身行志。可謂鐵上錚錚。庸中佼佼者矣。不然。始終行爲。何以令人望之而生羨也。

### 萬斯同 讀盡架書

萬斯同。前清戶部郎泰第八子。浙江古鄞人。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顧趺弛不馴。戶部閉之空室中。斯同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盡。又見經學諸書。皆盡讀。

之既出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會家課斯同欲豫焉諸兄笑曰汝何知斯  
同日觀諸兄所爲易與耳因雜出經義自試之千言立就伯兄大驚持之泣  
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於時斯同聞之乃自謂曰  
幸哉嘗守先儒戒以謂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作遂專意古學博  
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手定明史稿五百卷及徐相國元文延修明史王  
鴻緒等皆禮重之

【評曰】萬斯同博通典籍未始非得嚴父之力也幼性不馴若不使居空室遍讀經史不但  
性難馴服且於架上羣書一無所知又安望其立試千言乎一試經義立就千言兄見之  
曰幾失吾弟父聞之曰幾失吾子足徵斯同之才腴學富矣不然當時修明史者何以皆  
禮重之耶

## 毛奇齡 問字解義

毛奇齡前清時稱西河先生。生四歲。母口授大學。卽成誦。乃授書使循所讀。自認之一再週。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形異音同。爲問。母具語之。卽欣然以解。旣就塾。讀論語集註。至有子孝弟章。愀然請罷讀。師問何故。則曰。性中止有仁。曷嘗有孝弟。此言不忍聞也。師大奇之。後有西河集。教授生徒。學者咸推尊焉。故稱西河先生。

【評曰】凡是幼童爲學。大率順口哦誦。未有求解字義如毛公者也。然則毛公穎悟過人。於有子孝弟章。獨能辨別其旨義。誰不聞之而驚奇也。豈獨爲其師而稱異哉。

### 錢大昕 博通古今

錢大昕。江蘇嘉定人。幼而聰敏。過人。篤志典墳。晝則博覽。夜則默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遑暇食。遂於古今無所不通。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獻賦。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用。十

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尋進侍讀。二十八年大考。擢侍講學士。充日講。是居注官時。清廷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大昕咸充纂修官。

【評曰】乾隆年間。續修皇朝一統文獻等書。非博通古今者。不易充其責焉。然則錢公兼而任之。絕不畏難。非因少有根據之學。乃克充當其任乎。青年讀書者。可不勉哉。

### 張宗孟 過日成誦

張宗孟。前清武威縣西人也。生而穎悟異人。讀書過日成誦。書夜勤思。理蘊不經。師授人皆以此目爲神童。十二爲秀才。一至陝西應鄉試。見舉子肩行李。在院外伺候聽唱名。乃自慨曰。讀聖賢書。當不於此求榮矣。遂拂衣歸。屏跡城市。惟以經籍自娛。食糲衣惡。晏如也。而尤肆力於周易。嘗謂周易一書。徒求諸理。則腐。徒求數。則幽。於是殫思竭慮。積十餘年。著周易理數互參二

十卷。其書大旨吉凶皆以數決之。而從違必揆乎理。精微朗暢。自成一家。依此占之。無不歷驗。一日語家人曰。吾將以某月日時死。後果如期而卒。

●【評曰】有志之士。不拘細行。世皆以爲然。彼張公獨不知乎。應試伺候公門。不過屈於一時。何足爲耻。張公乃以爲可耻。遽然拂衣而歸。是何爲哉。蓋以求榮反辱。不如讀書之爲樂也。所以屏居數年。終無志於進取焉。

### 林則徐 研究經術

前清林文忠公。名則徐。幼而家貧。受父業。日以經術自掖。秉性忠直。又有夙慧。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每一劇談。隔舍數重。聆之輒了。了。年十三。郡試冠軍。補弟子員。二十舉於鄉。成進士。選庶吉士。派習國書。授編修。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祕。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爲公輔器矣。

【評曰】林文忠於未得志時。以經術自娛。及得志後。尤以經世之學爲要務。蓋其生平立志之操。處世之要。無事不欲濟衆可知矣。試問當時治世者。誰克臻此哉。

## 第一章 自治

近世以來。治人之道。雖存而治己之道。日廢。何則。天下陋習。靡然從風。人心喪失。不知補救。流蕩忘返。正不知其伊於胡底。處今之世。爲今之人。若無禮義教之。恐其終無禮義志也。若無廉耻責之。恐其終無廉耻心也。於是設教以勸導。立說以懲戒。使精英子弟。聞而警惕。而自知有以治其身。孰意今日之少年。氣習太餒。不以禮教爲正軌。反以爲迂濶。不以克復爲要務。反以爲妄談。卽令甘言如飴。足能動人聽聞。猶恐難於爲力。不如輯古人自治之道。爲近日青年者勸。

## 劉表 節制儉約

漢書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少知名。號八俊。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行過於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遽伯玉耻爲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表乃節制儉約以立身行事。貴合乎中。

【評曰】劉表受學於王暢。見其行事過儉。遽以中道諫之。然則王暢既爲人師。獨不知中庸之道乎。蓋以俗尙奢華。非行儉不得矯其弊也。表雖未悟。而觀其生平所爲。無事不合乎中焉。遂以節儉行事矣。

### 張湛 嫻禮持重

後漢時張湛。少嫻禮訓。矜嚴持重。動止有則。無時或踰。長而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建武初。爲左



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里人聞之，咸敬重焉。

【評曰】張湛於鄉黨之禮，舉動合宜，非自童而習之乎？不然，何以出入進退無一或失其禮焉？不知湛以禮制爲人身之儀表，有之則成莊敬，無之則爲玩狎矣。故張湛舉步必遵乎禮。

## 曹袞 修身自守

曹袞爲北海王。魏文帝異母弟也。初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有志操守。每讀四書。至修身克己等章。搆思熟慮。千遍不厭。左右恐以精力過勞成病。數諫止之。袞曰：「性所樂。不能廢也。」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袞曰：「生居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旣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

遊娛。衰獨。賈思經典篤信。謹守未嘗或失。左右表稱其美。衰聞大驚。責之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適所以增其累耳。豈所以爲益乎。

【評曰】自古豪華子弟。性情多失之驕侈。未有修身自守。如北海王之曹衰者矣。乃衰深居

高宮。於省身克己之學。熟思不已。誠不多觀。何怪衰之左右。上表共稱其美乎。

## 賈淑 改過自新

賈淑在漢時。幼違禮教。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旣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評曰】賈淑惡人也。林宗賢人也。惡人而修賢人弔。何怪鉅鹿孫公見而惡之。而不知淑有向善之心。林宗知之。固許其進也。不然。何以一見人拒。及時幡改耶。昔子夏曰。可者與之。

其不可者拒之。非至言至理歟。

## 韓伯 思理倫和

晉書韓伯字康伯。母殷氏。高明有德。家貧。竇伯年數歲。事母和順。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且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柄尙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母曰。爾有清和思理。可以善其身。伯曰。吾之思理。竊願言中。倫行中。慮耳。其舅殷浩聞而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和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嘗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宗之矣。

【評曰】康伯之思理倫和。卽清心節欲之謂也。不但爲其母而稱之。而其舅之殷浩。猶願宗之。蓋以世之清心節欲者。莫有及乎韓康伯。

## 王獻之 性宗書畫

晉時王獻之字子敬。羲之之少子也。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事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搏搗。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兒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獻之恆以言多。尤行寡悔。默然誦之。且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其後。掣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有大名。

【評曰】王子敬爲晉之風流特冠一時。豈虛名哉。工草隸。善丹青。無非風流中事也。獨能超羣軼類。豈有過人之事耶。無非寡尤寡悔。乃以爲分內事耳。

### 江惇 動依禮教

江惇在晉時。少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

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惇則孝，友淳粹，高節邁俗，以爲貴者，不遵典型，易干罪戾，賤者不受約束，易於流蕩，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

【評曰】人之立行，首重乎禮。卽在克己，亦當復禮。是故君子非禮不敢言，非禮不敢動也。言動之間，無論貴賤，皆要本乎禮教，而後可行於世。如其不然，恐如江公所云：貴者之罪戾，賤者之流蕩，在所不免矣。

### 王述 柔克爲用

晉之尙書令王述，幼時性急，每爲所累。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履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旣而悔曰：一朝忿之，固如是。夫及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問之，述曰：乖戾之事。

不避則凶。世遂以此稱焉。

【評曰】王述食鷄子而不得則怒。躋位遭人唾辱而不怒。是能忍於大而不能忍於小也。而不知述因小忿而弗肯誤及大辱也。不然何以當怒而不怒。不當怒而怒哉。是殆先有戒心。以柔克爲用固爾。

### 范宣 業儒安貧

晉時范宣子名宣。陳留人。性耿直。清廉寡慾。年十歲。能誦詩書。甚貪儉。躬耕自養。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俱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燄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曰。君旣博學通經。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尙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常以讀誦爲業。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評曰】范宣子有儒者之名。在陳留躬耕自養。太尉召之。可以就而仕。及家豫章。太守欲改其宅。庾公厚給其食。又可以受。乃宣子不就仕。並不人憐受焉。謂之廉士則可。而謂儒者則不可。然則宣子以誦讀爲業。雖有諷之太儒。而宣子立不與易焉。不誠儒性自成也哉。

### 周處 知惡思悛

周處少孤。未弱冠。膂力過人。好馳騁田獵。不行細修。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左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我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

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累遷御史中丞。著默語風土記，撰集吳書。後隸夏侯駿西征，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元帝加諡曰孝，俱載在晉書。

【評曰】人有過勿憚改，憚而不改，是謂過矣。此乃孔聖之言，千古傳爲至論。周處於其初，雖未聞而其改過自新，已有迫不可緩之勢也。不可謂亡羊補牢，未爲晚也。見兔顧犬，未爲遲也歟。

### 劉苞 思父勵己

南史劉苞，清白坦夷，雍容有度。少有至性，四歲父卒。六七歲見諸父常泣。苞母謂其畏憚，怪而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識父行爲，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他意。苞退發憤好學，修養品性，日循先父遺範而勵己之所爲。競



競不己。無一或失。歷官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倜儻非常。頗有父風。又有才能。性利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嘆賞之。

【評曰】劉苞少有至性。思父行爲。恨未常見。一見諸父而泣之。是至情也。有何畏憚於心乎。而况苞之平日。頭勵諸已。事事皆仿先父之遺範。其母獨不識之耶。胡爲乎怪而怒之矣。

### 柳霞 動合規矩

北史柳霞。幼而爽邁。神采巖然。髻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叔父慶遠特器重之。謂曰。吾昔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會昌西侯淵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百姓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溫雅。淵藻羨之。試遣左

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盼。後官尙書工部郎。僕射謝舉甚重之。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評曰】柳霞年雖幼穉。高邁不羈。每以爲君子接物。應依禮節而動。雖貴賤親疏。未有不重乎儀表者也。若以賤者傲貴。疎者慢親。理所當然。而霞絕不以爲然也。乃持敬爲心。卽以一舉一動。有不可苟焉者矣。

### 封軌 遵道而行

封軌少機警。好覽經傳。頗自修潔。儀容整肅。每讀五經。不苟言。不苟笑。於開卷時。必正衣冠。儼然危坐。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聖賢備在黃卷中。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然後從而行之。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爲賢言者。慙退而軌岸然道貌坐觀如常。時皆謂之道學先生。故其名列北史。

【評曰】封軌讀書必整衣冠。未免失之過迂。而不知軌讀聖經。無敢或慢。正以古人立言。不可不爲之敬重。若不尊視。卽爲自形其褻瀆也。而後焉得爲賢。所以聞者不言而漸退。

### 甄琛 戒弈習業

北史甄琛。少敏悟。博覽經史。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棋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奴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力戒私好。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後得輔政。間有客來。欲戲圍棋。琛曰。有用精神。胡置無用地耶。昔非奴言。吾將誤矣。客亦感悟。

【評曰】人之心志。每易忘其舊業。而自溺於私好者。何則。皆是無人以勸誘之也。乃如琛聞奴言。及時幡改。精力健復。猶可與有所作爲之。諸美少年。角勝於有用之事。爭勝於實業。

之場。足爲有益於身心。有以副人所期望。豈不懿歟。

### 蘇夔 勵志學樂

隋書蘇夔。吏部尙書威之子。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音樂。年十三。從父至尙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駿馬而歸。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頗爲有識。所哂。夔乃感悟。曰。禮以成行。樂以和性。古之制也。是吾生平所大願。益勵志學樂。數月之間。按律和諧。楊素見而奇之。每戲謂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夔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

【評曰】夫射與樂。皆古之制也。蘇夔兼而習之。唯恐不精。而專習乎樂。數月大成。誠不負生平所願矣。其後議樂。不知因何得罪。猶不能不著樂志以明其意。

### 李賀 矢志不移

李賀。唐之鄭王後。字長吉。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賀曰。吾志主之焉。得嘔出心來。誓不應進士。以父名晉肅。韓愈爲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

【評曰】李賀矢志課詩。欲得佳句。便往世外逍遙。領略風味。未始非文人之佳話也。若因父諱誓志不試。未免失之偏。雖然。卽有韓文公爲之作諱辨。猶不能奪其志耳。

### 獨孤及 退修德性

唐朝獨孤及。河南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代宗以左拾遺召。

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召裴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云云。上不能用。遂挂冠長往。退歸洛陽。修養存性。日以尚德爲能。絕無仕心。

【評曰】獨孤及幼言其志。則曰立身行道。其父聞之。豈遽信以爲然乎。不知言出之性。即可見其生平。觀其諫君不聽。決然舍去。則退歸修養。願立身爲常德。斯人非抱一定之志歟。

### 楊邦乂 焚衣自責

楊邦乂在宋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郡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倡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倡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或問之。焚衣何爲。邦乂曰。昔禹王命儀狄造酒。旣而悔曰。諸侯有之。則失其國。大夫有之。則亡其家。士庶人有之。則禍其身。吾今不飲酒。焉得進女色。偶一不慎。兼而有之。不將禍及其身乎。故焚之。以戒終身。

【評曰】凡人於與色。偶一不慎。即易入其迷途。然則楊公身尙未入彀中。而一見之。即焚衣冠。以戒終身。斯人之立身行事。不識有所專守歟。

### 徐積 知其所爲

宋之徐積。幼而爲學。深知君子小人自有分際。及長。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

【評曰】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早經詳載於聖經。何須立訓者再爲申明。而不知徐公反覆言之。殆意深遠矣。蓋以吾子小人。不必問其何如。而要視其己之所爲耳。所爲是

人之所惡不爲君子猶可。所爲是人之所好。不爲君子則不可。何則。其間有僞君子。真小人之分。學者宜深思之。

### 黃洽 謹守不欺

黃洽少有偉才。知識過人。後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嘗曰。我於十二時中。問心無愧。乃是不欺則已耳。在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識者聞之曰。斯言不謬。吾人銘之於心。反而求之。終身莫大焉。洽曰。身處天地間。惟願自己不欺。足履實地。豈料人亦聞而行之乎。問心誠無愧焉。遂著盛名。故其後有傳列於宋史。

【評曰】君子慎獨之功。毋自欺也。黃公體而求之於一心。推而行之於君親。甚至天人鬼神。無一事之或欺。卽身處天地間。有何愧哉。

### 程頤 養身寡欲



程頤。宋之名儒也。幼年讀書。自知養心莫善寡欲。嘗以孟子之言終身行之。可無他患。又嘗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曰。吾以忘身。徇欲爲深。恥不聞孟施舍之守。受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乎。蓋守氣者。養身之道。守約者。節欲之謂。竊爲平生不忘之言耳。

【評曰】程子以養心寡欲爲立身之道。不但持之於己。亦嘗傳之於後人。故學者咸以立身之道。推重乎程子。

### 胡安國 矢志淡薄

宋之胡安國。自幼風度蕭然。凝遠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嘗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爲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惟恬靜簡

默寡於言。動貧之一字於親。故問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評曰】人生性致各有不同。有淡泊自愛者。亦有貪戀繁華者。何可一概而論。若安國矢志淡薄。皎然獨異於常人。不但憚言富貴。而又不樂道乎貧賤。其志氣高邁。真有令人不可測度者矣。

### 盧秉 立身持節

盧秉生在宋朝時。未冠有雋譽。知識頗高。行止舉動。迥不落乎凡庸。確是大家體態。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秉乃立身持節。不肯下人。及後見聞於朝。真宗召見。談論國事。銳氣逼人。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因號爲國家棟梁。

【評曰】富貴功名皆是儻來之物。惟一生名節。須由培養而成。何況木之根株乎。盧公以之喻蔣堂。足徵品識非凡。後爲國家棟梁。已見於此矣。蔣公若不以佳器許之。不誠闇於知人哉。

### 司馬光 自行不諱

宋史司馬光字君實。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旨。忽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流。兒得活。人皆以爲有識。奇之。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喧華。喜簡默。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評曰】凡無識之人行事不當。恆恐人知。安肯告人。若肯告人。必有過人之事也。司馬溫公皆事無過人。尤可以對人言者。必其平生所爲。正有所以過人者也。溫公不曰過人。自言

無過人其平生之大志已可見矣。

### 种放 作傳述志

种放。宋之高士也。洛陽人。沈默好學。七歲能屬文。父詡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勳。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修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爲堂於峯頂。異日望雲危坐。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多爲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宏惟幹言其材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放遂稱疾不起。帝嘉其高節。命所在時加存問焉。

【評曰】种放志在高山。出自性成。雖父命應試。君詔下逮。修不得奪其志也。獨與母寄居深

山。非徒講習爲業。時常望雲危坐。逍遙自得。亦或把酒歌詩。聊破空山之清寂。雖秦之鬼

谷子漢之辟穀道士亦不若也。而其心猶恐人知，不得安處，乃作傳以述其志，則其一生之大節可見終老於此矣。

## 李德輝 操行自厲

李德輝生五歲，有操行。父且卒，指德輝謂家人曰：「吾爲吏折獄，不任苛刻，是兒其大吾門乎？」及卒，德輝號慟如成人。天性孝悌，操履清慎，嗜讀書。家貧，無以自資，輒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足以供母，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歎曰：「志士願安此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天地大矣。人壽幾何，惡可無聞，同腐草木，乃更求明師，講習啓發其志，後爲元世祖使侍皇子講讀。」

【評曰】李德輝生有操行，卒能成人。其初卽爲父識之，非是見其行爲，可以大興門庭乎？其後父卒，操履乃慎，專志於學，一時理義未精，輒廢書歎曰：「志士願安此耶？」乃更求師啓發。

其心智豈徒謂其自成爲人哉。卽於其父所識亦不負矣。

### 楊桓 力戒晝寢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乃於經籍。歷數無所不通。弱冠爲郡諸生。一時名公咸稱譽之。侍臣堅童使濟南。見桓賢。薦之補濟州教授。元世祖中統初。召爲太史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歷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緡。

【評曰】楊桓讀宰予晝寢。則拳拳服膺。不使終身蹈其故轍。卽與子路誦不佞不求之詩。而爲終身戒焉。不大約相同乎。

### 劉因 志溺靜修

劉因少有文名。保定容城人。字夢吉。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六七歲能詩文。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

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諸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早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賓客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諸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多所成就。公卿使者過保定。因聞名來謁。輒避不與見。或以爲傲。弗恤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丞相。不忽木力。薦於朝。至元十九年。徵拜右贊善大夫。未幾以母疾請歸。俸給一無所受。

【評曰】劉因。誠元之廉士也。觀其平生所爲。始而與古爲徒。表所居曰靜修丞相。繼而行不苟。合友不妄交。終而爲人力薦。給一無所受。此非皆是廉士之所爲哉。吾故直斷之曰廉士。

## 許衡 揆義後發

元史許衡。字仲平。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衡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逃難祖厓山。始得易王輔嗣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評曰】世人之行事。能如許公主一無適者。未之有也。許公於讀書時。深知取與之義。有關輕重。正不宜不審慎而行。以爲行事一不審慎。便易失入於不義也。所以一言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 宇文宮諒 有爲必書



元史宇文公諒。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卽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及爲嶺南廉訪司事。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其中所記之言。雖與許謙自省編不同。而其大旨則同。

【評曰】天下有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事。不可爲者莫過乎淫欲。當是公諒早有戒於心也。不然。何以一聞婦言。卽叱之使去耶。然則公諒所記之言。殆是檢飭之嚴如此。

### 薛敬之 尊師重道

薛敬之在明時。自號思菴。五歲好讀書。不逐羣兒戲。長從秦州周蕙游。鷄鳴候門。起輒洒掃。設座跪而請教。嘗語人曰。周先生躬行孝悌。學近伊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事必持敬。吾以爲友。憲宗初。以歲貢生入國學。

與同舍陳獻章並有盛名。會父母相繼歿。母嗜韭。終身不食韭。成化末。選應州知州。課績爲天下第一。所著有道學基統、思菴堃錄、諸書。

【評曰】薛敬之尊師重道。不推陳公。而獨推乎周子。豈因陳公之學不足爲人師乎。乃以陳公忠信稱介。周子躬行孝悌。師之者當莫如周子。況周子中行之道。大可啓發於後人哉。

### 何瑭 作文見志

明史何瑭。少性爽邁。思力過人。七歲見家有佛像。抗言請去之。十九讀許衡薛瑄所遺書。輒欣然忘寢。食成進士。選庶吉士。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則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宿學咸推服焉。以爲推原立論。深入顯出。足使學者知克己之功。復禮之道耳。

【評曰】何瑭明於理學。未始非得許薛遺書之力也。許薛二公本是理學家。不但立論透明。

並能引誘後人。何瑋宗之。遂於克己復禮之功。剖析詳明。能體而行之於其身歟。

## 徐光岳 行己無愧

明末徐光岳。少好學。尙氣節。不妄交遊。嘗請於父曰。兒不能爲舉子業。取科第。願盡讀天下書。使行己無愧古人可乎。父許之。日夜研究。至忘寢食。既而充然有得。曰。古人之言。可以立吾身矣。從父友陳獻章、莊景遊。見聞踐履。益到妙處。人皆目爲巨儒。景尤受重。作春風亭以居之。其詩文賡唱。俱載莊景集中。

【評曰】徐公讀書有得。能遂與人從游。無一不踐其名實。所謂行己合宜。無愧古人者。不於此可見乎。其超然遠志。尤足令人所愛重。

## 駱復旦 清廉自守

前清駱復旦。字叔夜。山陰人。少有氣節。九歲能文。里師疑其僞而試之。題曰。

因不失其親。復旦作開比。謂論交者不爭一日。而爭百年。答比則又謂。論交者不爭百年。而仍爭一日。師大奇之。順治四年。以拔貢授陝西三原縣知縣。三原本繁劇。而復旦衣安靜治之。貧苦不取民一錢。日與鄉紳諸生爲文字交。講道論德。嘗曰。吾以清廉二字爲立身大節。除此非所願也。歷仕數年。僅藉升斗稍裕。晨夕而一己之食。貧者仍如故。其母性嚴。每入長跽。覲悚伺母意。母意安之曰。吾子爲清白吏足矣。

【評曰】駱公以清廉爲空身之大節。持之於己則可。推之於人亦無不可。乃以立仕之道。尤貴乎廉。雖食其邑亦不傷惠。而其心猶以爲不可。斯真可謂清白吏矣。其人操守自嚴。卽令身居高位。亦不能奪其志也。

### 徐元倬 修身立德

前清徐元倬。海寧人。天性孝友。操履端方。童時負雋才。詣舅氏張青來所。時

高會大幔亭上。張指亭爲題曰。汝方業文選。能對客賦之否。元倬援筆數千言。舉座歎賞。張摘其中寶餞。日月吐納。煙霞二語。榜其楹。十六。餼郡庠。爲人嚴氣正性。不妄與時流接。鍵戶讀書。以尊遺經。砭俗學。爲己任。所著壑存集。多以修身之要。立德之本。爲主。

【評曰】徐公所作賦詞。不過雋雅邁俗。焉得爲身心所取益。所足取益者。惟其著述存集。多以修身立德之道。詳在篇中。不徒爲治己之藥石。實足爲俗學之鍼砭。徐公苦心著之。當亦不外此意矣。

### 朱桂楨 研究言行

朱桂楨。前清諡曰莊恪。江蘇上元人。秉性忠介。剛實毅然。以古人自勗。於外物無所動。爲童時。歲洊饑。桂楨白大父。請毀產贍鄉里。大父喜甚。從其請。知其志趣遠大。益以古人期之。乾隆五十二年。舉順天鄉試。旣成。置舉子業。究

心。名。臣。言。行。及。宋。明。儒。言。性。理。諸。書。曰。吾。他。日。待。用。而。始。求。之。恐。已。遲。矣。

【評曰】自古名臣皆先有研求而後立乎大終。若朱公於未仕時研究言行非欲踐其實在而爲他日之名臣者乎。迨其後立綱陳紀雖未過乎古人而其行政大端已不負乎初志矣。卽觀諡曰莊恪概可想見。

## 第三章 人倫

嘗謂治國之道最重者莫如人倫。人倫不立。上不知有尊卑。下不知有父子。夫婦昆弟倫紀紊亂。欲求國家之無危而不可得。治國家者曷不窮其源而反其本乎。譬如求木深者必固其本。決水流者必塞其源。欲國家之根深蒂固。必先立其綱常禮教。不然漢制定天下重禮教。舉孝廉。何以日見興隆。晉魏祖。莊列尙虛無。失倫教。何以日漸衰微。此古代興亡之道。皆由人倫立與不立之故也。垂著史冊。班班可考。邇來莫察。徒尙浮夸。日肆臆張。甚至如闔

雞走狗之徒。角逐爭雄。小則兆門祚之衰。大或釀國家之禍。處此晚近。欲挽頽風。深恐天下之英華子弟。不知何者爲是。何者爲非。正不能不輯古之盡人倫者。以告天下後世。

### 虞詡 縣舉順孫

漢時虞詡。字升卿。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按法平允。務存寬恕。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早孤。能通尙書。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舉孝廉。

【評曰】虞詡之祖經。以子公生子。能耀門庭。乃是折獄平反之故。遂不禁仿而行之。安知不有賢子孫乎。然則虞禁雖無賢子。而有順孫。如詡之爲人。亦當著名於漢代。

### 黃香 冬溫夏靖

黃香著名於漢時。以事親至孝。江夏人。貧無奴僕。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每當夏熱。則扇牀枕。冬寒。卽以身溫席。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香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召署門下。甚見敬愛。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元和初。詔香詣東觀讀所。帝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

【評曰】黃香始事父母。躬執勤勞。繼事人主。不離省闈。可謂忠孝兩全者矣。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旨哉斯言。除黃童其人。誰克當之。

### 薛包 盡孝行義

漢安帝時。汝南薛包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年尙幼。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且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迺



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評曰】薛包爲後母不能容。廬於舍外。雖屢被毒責而不怨。是孝之至也。乃與弟子分析。皆取荒田敗物。以爲己之所欲。是義之道也。盡其孝。行其義。能使親心不激而自悔。推之天

地鬼神。當亦感格其精誠。

## 江革 負母逃難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適漢黃巾賊起。天下大亂。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欲劫革。俱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欵。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迺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由是孝心

聞於鄉里。

【評曰】江革欲免身難。哀聲乞憐。誰不聞之而心驚。獨賊鐵石心耶。雖然。憫隱之心。人皆有之。一聲哀乞之聲。究不忍使之俱去。足徵良心不昧。雖賊亦然也。

### 孫期 服勞奉養

後漢孫期。少爲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老於家。日與里人講論孝經。言人生不離此行。便盡人道。

【評曰】孫先生之舍。可謂人之安宅也。雖當天下橫亂之時。猶能保全無虞。豈威武而使然耶。抑亦孝聲載道。俾賊不忍犯之也。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其斯之謂歟。

### 趙咨 禦母驚懼

趙咨少孤。有孝行。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道。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迺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於後漢。

【評曰】從來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不聞體母之心。如趙咨無微不入者也。趙咨一遇盜劫。恐母驚懼。乃設食迎盜。以保無憂。如是者。殆非盡孝之至歟。

### 沈儀 兄弟盡哀

漢末沈儀。武康人。幼有志行。九歲喪父。兄瑜時亦十歲。相與居喪。哀毀骨瘠。外祖盛章撫慰之曰。汝兄弟黃中通理。終成大器。揚名聲。顯父母。亦足爲孝。何遽踰制。自取滅性耶。後瑜早卒。儀感悟篤學。負雄才。守道晦默。素志不移。

州郡請辟公車。垂召不屈。一時推重。謂與徐孺子管幼安同風。

【評曰】沈儀幼值父喪。與兄同盡哀禮。可謂一門雙孝者矣。然則儀之兄弟。既有孝思。何遽衰毀踰制。不以揚名顯親爲念耶。乃聞人言而感悟。篤學卒能揚名。斯亦有志士也。

### 司馬朗 不道父字

魏志。司馬朗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之。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其時常林與朗同係河內人。林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曰。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

【評曰】河內幼年子弟。能知敬親之道者。殆非一人。如司馬朗常林輩。聞人呼其父字。均以爲慢親。非皆知有孝敬之道乎。童子如是。誰不聞而嘉之。

## 陸績 懷橘遺母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郡人。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主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稍長。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箕數。無不該覽。虞翻龐統皆與友善。後以直道見憚。

【評曰】陸績見袁術出橘。欲歸遺母。乃懷去之。不與穎考叔食莊公之羹。請遺母嘗。大有同情乎。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殆亦可以推而論之於陸績矣。

## 顧悌 跪讀父書

顧悌少有至性。常隨父仕。朝夕侍側。躬親奉養。及長。遷偏將軍。其父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洒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郡人聞之。咸

嘉歎焉。由是孝名傳於東吳。

【評曰】顧悌生有孝行。每得父書。再拜而讀。若有疾耗。則臨書垂涕。皆其思慕之誠也。人少則慕父母。大舜尤大焉。何況悌之爲人子乎。

### 徐庶 辭主救母

蜀志徐庶少失父。獨與母居新野。後先主屯兵於此。庶見先主。先主器之。俄而曹公來征。先主率其衆南行。庶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評曰】徐庶不從曹公命。而從先主行。是知先主能用人也。曹公不獲徐庶用。而獲庶母歸。是知徐公之必來也。何則。徐公素有孝行。早爲曹公知之。而在先主未必知之。先主即欲挽留。斷難挽其求母之心耳。所以徐公一見母失。遽辭先主而詣曹公也。

## 司馬攸 思親不食

司馬攸。晉王炎之母弟也。少而崎嶇。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才望出炎之右。司馬懿每器之。司馬師無子。命攸爲嗣。師卒。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及居昭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憫泣而不受。母王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稽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數。且大王地既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家之重任。而可盡無哀之極。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強飯。

【評曰】司馬攸身寄大任。雖居重喪。憫憂亦不減常度。若哀毀滅性。失其祖宗之守。亦非孝也。然則攸之哀慕不已。雖出於至情。若非家人勸諭。啓其迷性。曷得保忠孝之全乎。

## 劉殷 哭澤生芹

晉時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氏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詣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憫。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見有芹生焉。因得斛餘。食而不減。及至。芹生乃盡。後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人。辭不赴命。

【評曰】劉殷思芹奉養。且苦冬令無有。乃詣澤中慟哭。忽見芹生。異哉物也。卽令殷自視之。不亦奇哉。若謂此是孝之感也。世之爲孝者。皆能如是也乎。

## 王裒 讀詩流涕

王裒父儀爲晉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



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且夕常至墓所拜跪。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反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

【評曰】王哀痛父非命。喪母聞雷。皆是隱恨自己。不能以身代之。而遂有此激烈之言也。所以讀蓼莪之篇。每三復流涕而不能自己。受業者當亦不忍卒讀之。

### 李密 孝出至情

晉書李密。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

馬徵至洛。

【評曰】李密幼得祖母撫養。早晚侍祖母勤勞。是理之當然也。何足爲孝。能不知密之所謂孝者。皆由至性中推而出之也。卽觀勸上表所陳。非皆是至情至理之言歟。

### 吳隱之 鶴雁驚集

吳隱之在晉時。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哭聲。輟食投筯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尙書。隱之遂階升級。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尙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評曰】吳隱之居喪盡哀。不備動人流涕並能感及夫萬物。豈非思親已極。而有如斯之感動者乎。不然。何以飛鳥來集。鄰人聽聞。竟有戀戀不舍之情也。

### 庾道愍 冒險求母

南史庾道愍。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尙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尙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評曰】庾道愍少失其母。欲求相見。較鄭莊公求見其母。則更難矣。鄭莊公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樂也融融。若道愍求母。經年不得。不更難乎。一遇驟雨。寄止其家。乃得訪而知之。是天假之緣。何樂如之。道愍乃不以爲樂。而反以爲悲。其悲也。卽其至性之孝見矣。

### 劉敲 囑兄供養

劉敲著在南史。以孝悌稱。幼奉母。兄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敲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養。一旦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敲之歸。泉復何所憾。深願割無益之愛。而承菽水之歡。惟兄圖之。敲在九泉下。亦有厚望。

【評曰】世人供養。僅在生前。未有以身後囑兄事之。如劉敲者也。劉敲未得疾前。躬自勤奉。一得疾後。恐遭不測。乃以菽水承歡。囑託霽杳二兄。其盡孝之心。可謂靡有子遺矣。

### 滕曇恭 訪瓜奉母

南史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沙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沙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時號爲滕曾子。平時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

食必遽還。以遺母。遇事必稟命而行。不敢妄作。

【評曰】凡人欲盡其孝。不患事無可爲。只患心不能虔。卽如膝母患熱。思食寒瓜。甚不易求。乃竟求而得之。未始非孝之所致也。而况屢恭虔求不已乎。

### 沈崇儵 葬後行禮

南史沈崇儵。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儵從惲到郡。無幾時。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儵以年甫冠。未報母恩。又未侍疾。將欲致死。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儵心悟。乃稍進食。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於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評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信乎是言也。沈公因生事未盡。乃以死葬之。禮加意行之。其欲盡孝之道。不於此可見乎。

### 庾子輿 孝感水退

南。夔。庾。子。輿。字。孝。卿。新。野。人。巴。西。太。守。域。之。子。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梁。州。刺。史。蕭。懿。以。域。爲。錄。事。參。軍。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懿。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有。賢。子。後。疾。愈。令。子。輿。爲。尙。書。郎。域。守。巴。西。子。輿。求。侍。養。詔。許。之。未。幾。父。卒。子。輿。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任。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又。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聞。哭。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評曰】庾子輿扶厝還鄉。本人子分內事也。何足驚奇。乃至巴東。秋水澎湃。惴惴焉恐遭不測。則撫心長叫。至夜水忽湧退。鳩鳥來巢。未始非孝之所感也。非然者。何以應驗如斯哉。

### 裴讓之 哀喪自勉

北齊裴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好學。早得聲譽。遷屯田主客郎。其二弟諷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高歡問諷之何在。讓之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前耳。歡善其言。兄弟俱釋。

【評曰】裴母因子過哀。乃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其言誠是。使讓之不聽母言。竟然專守一志。復何能保兄弟無虞耶。惟一門保安者。乃是裴母之力也。

### 楊愔 問詩想母

北史楊愔。小名秦。王父津。魏時累爲司空侍中。幼喪母。口若不能言。而風度灑曠。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詩易。好左氏春秋。嘗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歡。問讀何書。曰。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歎。

歛。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欲更刮目視之。

【評曰】楊愔穎悟過人。於讀詩時。當大有思母之心矣。藉非然者。何以一聞渭陽。便號泣嗚咽。而不忍言耶。

### 許坦 擊虎救親

唐書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爲猛虎所噬。卽號叫。以杖擊之。虎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道中。深可嘉尙。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由是鄉里咸以孝稱。

【評曰】許坦致命救父。若是強壯之年。甚不足以爲奇。乃在英華少年。有此膽識。誠爲千古所罕有。謂之至孝。誰不以爲然乎。

### 李貞古 泣醒母志



李貞古南鄭人。唐肅宗寶應元年。梁州刺史臧希讓。上言貞古孝行彰聞。請付所司旌表。從之。貞古六歲而孤。母欲改嫁。貞古雨泣留之。母許守志。母未食。寢。貞古亦不食。寢。及母亡。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猛虎馴於廬前。白鼠見於墓門。村人異之。

【評曰】李貞古爲有司請旌表。豈僅克盡孝道者乎。並能保全母之大節。世之嘉賞者。亦當並稱其節孝。

### 徐孝肅 望重宗黨

唐書徐孝肅。汲郡人。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尙。惟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年。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狀。及長。問其母。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十數年。家人未嘗見其有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

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裯毀瘠骨立祖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

【評曰】徐公宗黨數千家獨能平情斷論絕無異言要非有才有識不克負此重任雖然才

德早重於鄉閭卽觀其事母十數年憂喜不形於色勤勞不憚其慮誰不見之而歎服。

### 魏仁浦 衣不忍服

五代魏仁浦字道濟幼有大志疑然自立頗有孝心家貧早孤母爲假黃縑製暑服給仁浦仁浦不忍服嘆曰年已十三爲人子不克供養乃使慈母求貸以衣我能安乎因慷慨泣下眷戀不已半晌辭母詣洛陽濟河沈衣中流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此。

【評曰】爲人母者撫養其子寒則爲之衣飢則爲之食亦人情中事也魏仁浦深以爲恥而不忍坐受乃欲揚名顯其親遽辭母去求達富貴何嘗不在孝道之中哉。

## 周堯卿 孝感慈烏

宋時周堯卿年十二喪父哀戚如成人不欲傷母意見則以情忍哀母異之曰是兒必能知孝養矣及長果如其言母卒倚廬三年雖疾病不御酒食既葬慈有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謂孝感後登天聖進士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犯而不校慢己者輒禮以愧之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

【評曰】周堯卿一生行事無事不爲人重無事敢忤人意何況事父母乎及遭父喪雖憂戚難已猶恐觸傷母意則必忍喪以盡情其用意入微顯然盡其孝之至也。

## 趙君錫 事親遵禮

趙君錫在宋時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

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評曰】趙君錫事父。處處仿禮而行。自然於子道無虧。方從父出。又守弟子之禮。其容止行爲。文潞公令諸子視以爲法。不愈見與人所愛重乎。

### 唐庚 兄夢收書

宋史唐庚兄弟五人。庚年尙幼。居母喪於丹山。哀慟激切。時以孝稱。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長兄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蟻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特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趨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

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評曰】昔文王夢熊羆而知賢人出。莊周夢蝴蝶而知妻必亡。皆其精魂之所致也。若唐庚之兄胡爲而有是夢耶。蓋夢得亟來二字。恐是父有他故。遂徑趨瀘南。而見父果病甚。異哉。夢也。何其通靈如神哉。

### 賈易 供養無缺

宋之賈易。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不忍使一錢每涖。旬輒復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易迺歸家。事母殷勤。躬親奉養。無時忽怠。侍膳投膳。所好雖冬寒。無有必預蓄焉。以備缺乏。鄉里咸以孝稱。元祐初。復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

【評曰】賈易平生所爲。無非人情中事也。雖司法議獄。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卽觀其事。母

奉騰投其所好。亦不外乎人情也。易無他長。惟求盡其情而已。

### 虞允文 烏鳥來巢

宋史虞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往拜。墓側有枯桑。兩烏來巢。見之。愈生感泣。且念父之鰥。而有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卒。始登進士第。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點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秘書丞。

【評曰】虞公在家事父母。朝夕不離。出而治國家。直言不諱。忠孝兩全。不可謂名教中之完人耶。

### 陳韶孫 從父遠謫

元時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瀏死。韶孫哀慟。見者皆爲之泣下。梁州萬戶府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評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其言誠是。不聞因父流亡。而願與之偕往。如陳公者也。陳韶孫乃以父既得罪。恨不能以身代之。雖死生與共。亦無憾焉。其孝出自性成。誰不見之。而驚異。

## 劉琦 迎母歸養

劉琦生元時。年二歲。而母遭亂。陷於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

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欷。號。泣。下。及冠。請於父。徒求其母。父曰。汝欲求母。汝知其所乎。曰。不知。父戒之曰。汝初成人。不知東西。那能曉得。你母落在何處。無頭。無緒。亂去。奔波。設遇。不測。吾將何託。琦乃聲淚交出。嗚咽不止。其父亦爲之感泣。不得已許之。琦辭父去。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由此鄉黨咸稱孝焉。

【評曰】劉琦見人有母。而曰我獨無。蓋其思母之志篤矣。雖不知其失在何所。而亦不能爲父所阻。遂遍歷四方。何患母之難求乎。且由池州迎歸奉養。可謂孝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斯之謂歟。

### 高必達 求父還家

元史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



州全真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爲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爲父。卽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己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評曰】虛明子棄家學道。獨不知有人倫之道乎。然亦何嘗不知其道也。使其心如鐵石。絕不顧其大義。雖有賢子。亦難強也。乃與之子同行。豈僅一身之倫常無虧。卽於其子盡孝之道亦克全矣。

### 郭道卿 孝悌兼盡

郭道卿。四書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

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評曰】郭道卿見盜蠱起。與弟獨守孝子祠。其盡孝之心可見。及被盜執。兄不忍盜殺其弟。弟亦不忍盜殺其兄。兄弟相爭。其盡悌之道又可見。兄弟能盡孝悌。而盜及不忍害之。諺云。善人不遭惡事。非謂郭氏子歟。

### 馮行可 上疏救父

明朝馮行可。松江華亭人。父恩登進士。擢南京御史。彗星見。詔求直言。恩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鋹。三人之奸。帝怒。逮訊論死。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遇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不省。又明年。行可上疏請代父死。不許。其冬事

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抵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命。陛下。臣不傷。臣心。臣被。臣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使。陳。經。爲。入。奏。帝。覽。之。側。然。曰。忠。孝。乃。出。一。家。遂。遣。戍。雷。州。越。六。年。遇。赦。還。家。居。專。爲。德。於。鄰。穆。宗。卽。位。錄。先。朝。直。言。恩。已。七。十。餘。詔。拜。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爲。孝。子。

【評曰】馮恩爲國除奸。直言不諱。觸犯上怒。若非行可上疏乞憐。恐難逃於非命。然則恩得赦其罪者。皆其子之力也。故其後旌行可爲孝子。

## 崔鑑 爲母除害

明史崔鑑京師人。父嗜酒。狎狎召與居。娼恃寵。時時凌鑑母。父又被酒侵辱。之一日。娼惡言詈母。母復之。娼遂擊敗母面。母不勝憤。入室將自盡。鑑時年十三。自學舍歸。問之。母告以故。曰。母無死。卽走至學舍。挾刀還。娼適掃地。且掃。且詈。鑑拔刃刺其左脅。立斃。乃匿刃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不知我殺娼。必累我母。急趨歸。父果訴於官。將繫其母矣。鑑至。告捕者曰。此我所爲。非母也。衆見其幼不信。鑑曰。汝等不信。請問凶器。安在。自出刃示之。衆乃釋母。繫鑑寘獄。事聞。下刑部。讞尙書。聞淵奏。鑑志在救母。且年少。可矜。難拘常律。帝亦貸其罪。

【評曰】崔母素被娼辱。雖有可恨。實無可死之罪。鑑乃取刃而刺之。未勉失之太過。其父惡而訴之於官。宜也。而不知鑑之所爲。情急使然。一視母被擊而欲死。勢不得不刺其娼也。安得以常律例。宜乎尙書奏非其罪。而帝亦爲之貸焉。

## 許瓏 善解親憂

許瓏、明時古鄆人。少孤。依其母。無頃刻舍。一日母擲竹悞中。瓏暈仆地。母急抱持泣。瓏稍蘇。卽睜目笑語曰。兒故嚇母。非真暈也。母聞之。遂解其憂。及長。竭力奉養。凡母欲必致。平居恆言聖門以色養爲難。此不假外求。不費貲貨。直易易耳。至今茅山之陽稱純孝焉。子元祥成進士。

【評曰】凡人欲盡孝親之道。必先有推愛之心。有愛心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昔聖門猶以爲難。而許瓏獨視爲易焉。必其有推愛之心也。觀其幼時所言卽可知矣。

## 史頊 天性孝友

前清史頊。安定縣人。府學生。天性孝友。甫五歲。父秉鑑奉祖母饌。卽知潛避。他所不分其甘。旣長。事親以色。養一見父有慍色。婉言探問。終不可得。百計承順。求寧親心。無幾。微厭怠之意。及父年老。恆苦足冷。寢則臥於足下。懷抱。

其足以溫之有所往。則以某日至某所告。覓之果如其言。

【評曰】世間欲盡孝道之人。果能曲體親心。百般和順。而無一時之忽違。如史公者。即是孝之至也。而況史公事親之心。無所不至乎。

### 孫弘澤 以色養親

安定孫私澤。在前清時。性至孝。孺慕終身。方齠齡。父有足疾。醫者曰。此脫疽也。毒入骨罔治。若欲愈。以口噉去其毒。弘澤卽淨口噉之。血汁溢齒頰。旁觀者皆嘔。弘澤毫無難色。疽尋愈。人皆謂孝心所感。旣冠。以色養。又嘗爲親築精舍於室體西隅。培植花卉。扶二老盤桓其中。會鄰縣知事郭公朝佐至安定。聞其行。舉本縣董公一薰潛造其慮。適其父携諸生賞花飲酒。郭公謂其父曰。此君家真樂也。遂贈坊額曰。宜園。董公贈坊曰。之棲。相與嘆羨而去。弘澤與伯兄弘毅相友愛。伯兄病。親事湯藥。兄歿。事親甚謹。撫其子纘敬。先己

子入府學。父母終。致哀。盡禮。廬墓三年。縣人稱之。乾隆五年。敕建坊入祠。

【評曰】事親之道大矣。豈區區小節。足盡倫常之大義。若孫公爲父吮疽。不妨偶一爲之。以盡其心。何嘗僅以此爲事親之道哉。親在則服勞奉養。親歿則致哀盡禮。雖古之大孝者。亦不過如是也。故其後建坊入祠。遂爲百世之流芳。

#### 第四章 庭訓

竊聞求木之大者。必培其根。本欲流之長者。必濬其泉。源望子弟之賢者。必施其教。養源不深而欲流之長。根不固而求木之大。養不教而望子弟之賢。雖愚夫愚婦。知其不可。而况爲父兄乎。撫養子弟。若無家庭之訓。聽其恣情縱慾。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今之人。承家嗣業。善始者實繁。克終者益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在英年。性無約束。及開知識。則縱情傲物。甚以胡越爲一體。骨肉爲行路。雖責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恐於敗。

德終難苟免。至此欲令成人則戛戛乎其難矣。竊爲少年子弟者憂。固輯古人之庭訓。

### 孟軻 閑母訓誨

孟軻聖門之高弟也。生戰國時。年甚幼。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感悟。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得名儒閑聖人之道。關楊墨之言。所以立說而爲天下法。行事而爲後世師。

【評曰】家庭教育原不可少。而原視其賢否。賢者教之。終得爲賢。不賢者教之。雖教無益。若



孟子古之賢人也。幼而廢學。不過偶然。而一聞母訓。感服不忘。遂師事于思。學其所學。行其所行。足爲後世法。乃爲萬世之儒宗。

## 石建 燕居必冠

石建。父奮。萬石君。兄弟四人。咸守父訓。官皆至二千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建與次弟甲、三弟乙、四弟慶。遵守父訓。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故父子俱著名於漢初。

【評曰】石建遵行父訓。雖燕居無事。必整其冠。殆以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自然人望而畏之。一經無禮行爲。卽失先人之訓。又何足以取法哉。

## 疏廣 勉勤戒惰

漢書疏廣。幼閑嚴訓。敬謹小心。無敢或肆。性簡易。不修威儀。爲太子太傅。廣

兒子受爲少傅。在位五歲。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廢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我豈老諍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評曰】疏廣養年餘。願與鄰族分饗其賜。不願置產累乎子孫。乃曰。家有遺業。能共衣食。

足矣。若令子孫多財，賢者則損其志，愚者則益其過。此誠千古定論。守家訓者當以此言爲金鑑。

## 吳祐 引訓爲諫

漢時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曰：昔父嘗云：言不妄發，行必合理，自無物議。今將何爲？恢不聽。又諫曰：子年十三，本無長識。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終，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愈惑。昔馬援以苴蕙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終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評曰】吳祐見父之所行，不中乎理，欲進直言，且恐觸犯其重怒，遂卽其所行之言，爲今日進諫之道，得毋令其聞而自醒歟。

## 雋不疑 遵訓持平

漢書雋不疑。幼閑母訓。矜嚴持重。及長。爲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威而不猛。遂有盛名。

【評曰】雋不疑秉性甚嚴。折獄未必持平。乃因母嘗過問。遂不得不察民情。而使多有所平反。反則是母訓之功。豈淺鮮哉。

### 龐公 世守農業

後漢龐公。幼從父母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父謂公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汝知之乎。曰。知之。嘗隨父往田間。以耘耔自樂。長而與妻子並耕。荊州刺史劉表就候之。龐公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

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知其志。不能強出。遂辭退。

【評曰】龐公守先人之業者。農而已矣。夫以先人之業遺子孫。庶可使之久安。乃以世之遺業。皆近乎危。得毋知其世不可爲乎。卽令劉表三往聘之。亦不能奪其志也。

### 劉殷 一門七賢

晉書劉殷。少至孝。嘗受母訓。博通經史。有一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殷自是食之。七年方盡。至母俱卒。出仕累至侍中。太守錄尙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時號劉門七賢。

【評曰】劉殷始得糧粟以養餘年。繼有七子以光門楣。未始非孝之所致也。又豈外乎教育之方哉。惟殷上閑慈訓而下遺子孫。固有如斯之獲報也。不然。天之報施固不爽乎。

### 庾袞 遵先誘後

晉時庾袞幼事親以孝稱。性嗜酒。父嘗誡之。父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鄰人業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是後人莫之犯。時袞孤兒女名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袞乃刈荆茗爲箕箒。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

【評曰】庾袞欲啓後人而先自責曰。余嗜酒。已廢先人之誠。何以訓我後人。後人聞之。誰不鑑之。後人不鑑。亦將何以爲後人乎。所以庾袞居家數十年。絕無犯議者。卽有訓違子女之意。亦誰敢有異詞哉。

王僧虔 謹守儒術

宋書王僧虔。侍中曇首之子。幼性純粹。嘗守父訓。不越範圍。會父與兄弟召集子孫。任其遊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復爽。當不滅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年至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敬。乃是器雅。過人。及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評曰】王僧虔之才略。已爲袁淑遇論定。而觀其舉止動作。確是儒雅行爲。真不愧爲王氏之後裔也。

王儉 虛榮爲戒

南朝王儉。僧綽之子。幼時父遇害。而爲叔父僧虔所養。有珪璋器宇。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遺之。僧虔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携諸子姪。見儉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儉疾愈後。旣爲朝宰。有客姓譚。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歸家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

【評曰】讀南史至王曇首傳。而見儉於五六歲時。嘗詠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己

魏前哲。斂衽歸山邱。卽可見其深平大志矣。何怪時人以宰相許之乎。當此幼時。隨叔父往武陵。中途得疾。僧虔見而憐之。寢食俱廢。非受其才而憐其人乎。乃以馬援鄧攸自命。



亦不過言其大義耳。

### 阮孝緒 尊倫重己

梁書阮孝緒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喪父。不服綿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累至其門。孝緒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其罪。

【評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旨哉斯言。阮公早知之熟矣。一問父言人倫。卽屏居一室。省身克己。豈非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乎。失其身而能事其親。直曰吾未之聞也。

### 劉孺 座右書訓

劉孺字季幼。在南朝時。有才名。十四歲喪父。叔父瑱爲義興郡。携之以官。常置坐側。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行之。以道德。孺迺書於座右。念念不忘。瑱甚愛之。設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孺稍長。累遷太子中舍人。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出爲晉陵太守。在郡和理。吏民稱之。

【評曰】劉孺幼時爲叔父愛而稱之曰明智。其才智過人可知矣。而況孺之才德兼優。在家能治己。出卽能治民。豈僅謂爲劉氏之明珠乎。抑亦國家之重器也。

### 柳世隆 傳遺一經

南史柳世隆。性清廉。少好學。嘗守箴規。不忘家訓。及長。官遷護軍。唯盛事墳。

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緒曰。如君所言。子孫將無蕭牆之憂矣。吾其勉之。

【評曰】柳世隆幼守家訓。不過一經。豈傳之子孫。獨不以此爲貴耶。故與人曰。一身之外。別無他物。惟在一經而已。

### 宋隱 啟誘後人

北史宋隱。積遷行臺右丞。有諸子在側。迺曰。昔吾幼年讀書。父嘗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再三講說。教吾勉厲而行。終身可無太過。吾始聞之。未嘗過聽。至今一一踐行。確無內疚。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不歸食矣。

【評曰】宋隱之父所言。昔聖人猶以爲難矣。隱乃引其言以勉諸子。但不知其子視之何如。

卽觀隱之所言。果然終身行之。毫無疚心。獨不可以啓誘後人哉。

### 徐之才 家學薪傳

北齊徐之才。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溫習。並讀諸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造。周捨宅聽講。老子書捨爲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時人共歎曰。此聖童也。

【評曰】徐之才幼受家學。苟得薪傳。克紹先業。安知不爲箕裘之子乎。於時雖無名聞。而察其所言。不已見其學之有得於心哉。

### 房景先 母授詩禮

北史房景先。河東人。景伯弟也。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於母曰。豈可使兒傭賃以供景先耶。請自求衣。然後就學。遂得一羊裘。欣然自足。晝則樵薪。夜誦經史。自是博學精通。太和中爲大學博士。時太常卿劉芳。雍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嘗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世。

【評曰】昔孔子以詩禮訓伯魚。殆舉其大端而言也。初何嘗以教子之道。僅在乎此矣。豈知詩禮之學。最爲人生所不可廢。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誠爲千古定論。房母以此傳授。不已合乎聖人之教哉。

### 崔元暉 唯命而行

舊唐崔元暉。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

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天。咎。獨。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元。暉。遵。奉。母。氏。教。誠。以。清。謹。見。稱。

【評曰】崔元韓在官數十年。毫無污穢之名者。豈非盧氏母之力哉。使無清言直刺其骨髓。忠言直入其心目。安保無虞無作。而爲仕宦中之完人也哉。

### 房元齡 誠子驕侈

房元齡。唐之元宰也。少有大度。不持細行。善守規則。頗知治家。有法度。及歷官。爲朝宰。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爲屏風。今各取一具。

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人。皆。以。元。宰。治。家。有。道。善。誘。後。人。當。有。賢。子。賢。孫。出。焉。南。山。之。喬。北。山。之。梓。其。庶。幾。乎。

【評曰】房元宰出而立政。使朝野上下。翕然聽從。已數十載矣。入而治家。不許後人。稍席勢。餘。所。謂。齊。其。家。在。治。其。國。者。非。房。公。之。謂。歟。

### 柳仲郢 幼學茹丸

新唐柳仲郢。母韓氏。善訓之。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嚼。以助勤。長工文。及進士第。累遷太平節度使。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遺後人。幼學焉。

【評曰】柳母和熊膽爲丸。助子勤學。得非望子之心無所不至乎。柳公獨能體意而力行之。

茹苦含辛。不憚勤勞。晝夜錄書。日積萬卷。豈徒欲益於己耶。正欲遺之後人。而如母之望子也同。

### 章允 循行家法

新唐韋允。父陟爲吏部尙書。家法修整。數敕子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使允主之。允每侍宴。深情歎洽。應酬如響。無一失宜。陟甚慰之。每曰。吾有此兒。可無憂矣。他日若進階級。依禮而行。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一身固保無虞。亦不延門戶累耳。

【評曰】韋陟見允之應對賓客。不失禮儀。而遽許之曰。一身可保無虞。似乎過矣。而不知允於應酬之末節。既慎無或失。何況其大乎。他日行爲。果如陟之所言。斯可謂知子莫若父矣。



## 歐陽修 畫荻學書

歐陽修字永叔。宋時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家貧親誨子學。以荻畫地使修學書。修敏悟過人。讀書輒過目成誦。及冠。嶷然有聲。舉進士甲科。爲館閣校勘。高若訥不救。范仲淹修遺書責之。坐貶彝陵令。稍遷武城節度判官。仲淹帥陝西。辟掌書記。修辭曰。昔者之舉。非以爲利。可同其退。不可其進也。久之。乃復職。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擢知諫院。值仁宗更化。大臣與諫官皆極一時之選。修以言責自任。風裁凜然。帝虛心延問。咨所宜行事。多張弛。小人翁翁不便。朋黨之論漸起。修恐善人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乃爲朋黨論以進。

【評曰】歐陽公讀書成名。未始非得母之力也。惟書法最精。尤闡母訓。傳至今日。嘖嘖人口。世之爲學者。何無家庭之訓哉。

## 路振 克彰家訓

宋時路振幼從父學。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父責之。對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父大奇之。十二父卒。母慮其廢學。日加激誨。隆冬盛暑。未嘗少懈。遂舉進士。太宗命題試。卮言日出。賦人罕知者。獨振所作。典贍上甚嘉之。擢實甲科。

【評曰】路公讀書摘要。未嘗無理。若徒是連篇累牘。而不求其道之精華。何以爲錦繡之文章哉。

## 蘇軾 家學淵源

蘇軾字子瞻。宋之文學家也。生方十歲。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數千。

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文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宜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

【評曰】東坡公幼受家學。豈父授之以書乎。抑其母爲之也。通古今之得失。識國家之成敗。皆其母有以教之。而能如是之淵博也。故一應試。剖折以陳。而冠當世之文人。

### 王庠 力承父志

宋時王庠。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州有鹽課。籍民輸多破產。祖父請均。雖著義聲於鄉。俱因之罷官而卒。庠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黜。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

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書。百。家。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

【評曰】宋之制科取士。天下人引領而望。豈獨王庠之父子有此意乎。庠乃感悟母言。不得不藉家君之餘望。以勉其弟。而遂發憤自勵。以成大名。得報先人之名。斯亦無愧爲後人矣。

### 蔡元定 家傳聖教

宋史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啖蘆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所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

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

【評曰】蔡季通得父傳授。獨宗程邵張之學。以求聖教。猶恐未精。而來從學於朱子。卽朱子所學。亦不過如是焉。安能問其所學。而不爲之驚異乎。所以朱子不呼其爲弟子。而直呼爲老友。

### 王恂 奉命遊學

元史王恂。中山人。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字。授以千字文。過目成誦。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恂奉母命。從秉忠學於紫金山中。中統二年。擢太子贊善。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帝深然之。

【評曰】王母教子。輒授以千字文一書。豈人云而亦云哉。其書雖是蒙童慣習。而觀其所載。

不外綱常禮教。尊師重道諸大端。王恂讀之。未始不能推而行之於其世也。其後言太子所當爲。何嘗不本此意哉。

### 董文炳 遵命讀書

董文炳。字彥明。元時趙國公俊之子。父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以勞授左副元帥。文炳欲學射。父俊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爲不通。文炳嘗廢書聽斷。父又誡之曰。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義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爲吾累也。文炳守父訓。勤學不倦。遂有才名。上聞之。詔爲橐城令。年甫弱冠。同列多輕其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獨明於聽訟。時縣重以旱。惶文炳出私穀幾千石。給貧民。民賴不困。由是歡聲載道。咸呼爲董清正。

【評曰】服古入官。本是世人所常願。誰肯徒勞於畎畝間耶。縱董公未遵力田之訓。而其讀

書之志。已能動於上聞。未始非述先人之事也。况善於治己。明於治人。早已瞭如指掌。有何延累於門戶哉。

### 何喬新 聞言心得

明史何喬新。年十二。侍父京邸。日聆教誨。有得於心。方讀通鑑續編時。修撰周旋過之。見而問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義軒多探怪。妄似未有當也。旋大驚異。比盡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校。讐著述。甚富。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邱濬而已。

【評曰】何喬新評鑑書法。洵如董狐秉筆。直言可否。讀書得間。未始非其父之所常言也。不然。何以一論書法之不當。而如泰山不可移易也耶。

### 莫如忠 不教自成

莫如忠、明時雲間人。稱神童。穎悟過人。日讀數卷。父母口不能授。置書案上。聽其自讀。六歲應試。主司訝其年小。面試一破。以爲政。八佾、里仁、公冶長、爲題。莫應聲。云化隆於上。而有僭。非其禮者。俗美於下。而有犯。非其罪者。主司歎賞。又以子曰二字爲題。破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入泮。

【評曰】莫如忠之穎悟過人。不得教授。而能自應其選者。至今有幾人哉。一登龍門。便有聲價。不但當日爲童子冠軍。卽近時精英少年。亦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耳。

### 劉士忠 受父史學

劉士忠、明時華州人。髫髻時。綽有成人風。大父奇之。曰是兒異。日必能高吾戶。年十四。得茂才賞。采芹潁水。從父讀書在豐塔寺。一日讀漢史。至人昌邑王。父問曰。當昭宣間。天久陰不雨。夏侯勝何以卽知下謀。上對曰。儒者言事必參衡於天。常昌邑以淫亂。霍子孟與故吏田延年等合謀。幾隱隱動矣。勝



故合之以洪範曰。皇之不極。厥罰廢陰。是豈以突而決耶。子孟以不學致驚。無足驚也。父於是大善之曰。孺子可與論天下事矣。益出先秦兩漢諸書。研味不輟。士忠遂以隆慶間領鄉薦。萬曆中登進士。

【評曰】劉士忠讀漢書。與父論夏侯勝之知下謀上。乃以勝參皇極而知之。其言至當。安知非是穎悟過人。而能有此斷論耶。其父聞之。宜乎欣然喜色。而深嘉其志焉。

### 吳濟 誠子筆耕

吳文之初名濟。明末之達人也。少敏悟。從父學。方九歲。自書對聯云。移門欲就山。當榻補屋常愁雨。溼書與張濟同學。客聞其才。出對云。張吳二濟聯牀。讀文之應曰。嚴霍同光間。世生客善繪事。又云。畫草發生頃刻工夫。非謂雨文之曰。燈花開落須臾造化不關春。又云。畫上行人無風無雨常打傘。文之曰。屏間飛鳥有朝有暮不歸巢。後登第入翰林。告歸隱居。以詩書自樂。嘗謂

其子曰。吾樂書。是愛古人也。但恨身外無餘。祇餘架上萬卷書。願汝曹常筆耕之耳。

【評曰】吳公自幼至老。以讀書爲樂。正是不忘夫古人也。乃猶以此傳之子孫。子孫獨無志於此耶。觀其始終所言。如合一轍。真可謂明末之達人矣。

### 方苞 家學淵源

方苞。號望溪。清初桐城人。生四歲。父仲舒。口授諸經。嘗早起。以鷄聲隔霧。命對。卽應曰。龍氣成雲。偶竊效爲詩。父恐耗有用之心。力止之。遂絕意不復作。家貧甚。日嘗不再食。兄舟爲講諸經。注疏相與博究。羣書更相勗。以孝悌弟。林早夭。苞以弟服未終。過時不娶。父母趣之。時弟喪已七閱月矣。苞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乃勉成婚。猶終身病之。遊太學。李文貞公見苞文。嘆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

【評曰】方氏昆仲在前清時卓然稱爲名家者。非其制藝得力於家學者乎。然則苞之制藝。

雖由家學而來。而其風韻骨格。確宗乎唐之韓文。宋之歐文矣。早爲李文貞公見而稱之。

### 任啟運 受祖父業

前清任啟運。江南宜興人。居荆溪。近古釣臺。世稱釣臺先生。生而穎異。歲未周。母許氏指壁間字爲訓。翌日復之。對亦以指。母喜。日以爲常。六歲。從大父贊讀書。大父志氣慷慨。常舉古聖賢豪傑事相勗。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祖問故。曰。焉有讀無有乎。爾二語不泣者乎。祖指注曰。程朱去孟子千五百年。得絕學於遺經。今去朱子止五百年。小子宜自勵。後由進士官左僉都御史。著述甚富。

【評曰】任啓運讀孟子無有而廢書長泣。似乎不知書終之義矣。幸得其祖指而明之。而遂自勵其學。卒爲通儒。亦何嘗非有志之士哉。

## 第五章 師友

夫明經重義之道。自古莫過乎漢。昔惠棟曰。漢重經師。亦重義交。於其生也。必推轂問道。及其死也。則必執紼制喪。故經義莫明於漢。卽人材亦莫盛於漢。如郭亮、鄭宏、范巨卿、廉叔度之輩。或顧師道而忘性命。或重友誼而訂生死。或爲師友而詣闕伏罪。一一著明於史冊。有心人讀之。當亦扼腕咨嗟。而歎古人經義之道。實有以啓我後人。而不忍恣置者矣。孰意仲山之訓。不存管晏之交。已廢。凌夷至今。民德日喪。縱有登堂拜謁視之。如家人父子。而轉眼情遷。亦或視爲路人。如此人心。澆漓不可勝言。卽令其知倍道失義之人。明君不納於朝。士大夫不興之言。且恐其心未必深信也。良可慨已。故輯古人之師友。以明於來茲。

王成 顧義賣卜

漢時王成。幼爲李固門生。及固爲太尉。與大鴻臚杜喬。請立清河王蒜爲嗣。皆被梁冀誣罪見誅。成攜固幼子燮逃亡。初。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旣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燮。

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爨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爨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評曰】王成携爨逃亡賣卜於市較晉之孤偃乞食於文公雖是分位不同而其行義則一也况文公回國追封亡臣與李爨設祀王成無分畛域得非同是感其舊恩者哉

### 郭亮 乞斂露尸

漢靈帝時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爲李固弟子。質帝崩見固請嗣受誣被誅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

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踣。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鄭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

【評曰】李固死非其罪。前後弟子殉尸而伏乞者亦甚多矣。亮獨不顧性命而奮身詣闕。乞收固尸。大震聲名於京師。豈亮全身以求名耶。抑其以義之所在。有不得不然者矣。

### 鄭宏 髡頭詣闕

漢書鄭宏少舉孝廉。師河東太守焦贛。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贛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歿。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宏獨髡頭負鐵鎖詣闕。上書爲贛訟罪。顯宗感悟。卽赦其家屬。

宏躬送貶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義名顯於天下。

【評曰】焦贛罪在連及。門有故舊。恆多畏懼其禍。獨宏絕無懼心。而奮身不顧。直詣大廷。乞恕其罪。真可謂之義士也。而況直言不諱。竟動上聽聞。直使貶得赦其家屬也乎。

### 范式 生友死友

後漢范式。字巨卿。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酒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我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



式忽夢見元伯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又有長沙陳平子亦在太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

【評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乎斯言。可以具論范巨卿之平生矣。卽觀其與人交。一言一行。無非取信於人。彼張元伯、陳平子、皆呼爲死友。豈非知之至而信之深耶。

### 廉范 範師重友

廉范，字叔度。後漢杜陵人。曾祖父襄爲右將軍。祖父丹爲大司馬庸部牧。范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襄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范後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評曰】薛漢果與楚王謀叛。罪本當誅。雖尸露市朝。亦無足惜。何籬范祗類師資之情。獨往收斂。而不爲之膽寒耶。然而范是義士也。即與朋友。亦嘗訂刎頸交耳。於此事關大義。雖刀鋸鼎鑊。在所不懼。何況於已往之事。甚不相侔也哉。

### 禮震 乞代師罪

平原禮震。字仰威。後漢時人。幼從歐陽歙爲學。歙自歐陽生傳伏生尙書。已至八世。皆爲博士。遷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在獄中。上嘉其義。拜震郎中。歙掾陳元上書。

追訟之。言甚切至。帝迺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

【評曰】歐陽欵坐罪下獄。守闕求愛者雖千餘人。反不如一人之爲愈也。無如震之上書晚矣。雖其言足動聽。可赦其罪。惜乎欵之不幸短命死矣。可慨也夫。

### 孫嵩 傾蓋訂交

孫嵩字賓石。後漢烈士也。安邱人。年二十餘。遊於北海市中。見趙歧賣餅。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戴。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卽言唐玆爲京兆虎牙都尉時。進不由德。郡人皆輕侮之。歧及從兄龔。又數爲貶議。玆深毒恨。現爲京兆尹。歧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玆果收其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歧遂逃難四方。自匿姓名。嵩聞之。載與俱歸。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歧複壁中。

數年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及獻帝西都。歧遷太僕。帝當還洛陽。歧南說劉表。使荊州。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

【評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於知名曷足貴乎。若孫趙二公。其初僅知名耳。兩不知心也。孫公一言其名。趙公卽告其心。則必趙公深知其心。乃能以心相告也。果爾。孫公旣知其心。亦必以心相照。二公真可謂知心者矣。豈徒知其名哉。

### 吳範 冒死救友

東吳吳範。領太史令。素與魏膝同邑相善。膝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膝曰。與汝偕死。膝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通。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

便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評曰】魏滕獲罪於孫權。而孫權令有敢諫者死。視此誰敢能救滕乎。範乃獨仗大義。不避艱險。膽敢救滕出乎陷阱。似較生長之恩則更上矣。故滕自謝曰。父母能生長我。反不若汝能免我死也。

## 劉廙 善知交道

魏志劉廙。自幼交友。必擇善者從之。見弟偉與魏諷善。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評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言早爲劉廙知之詳矣。使廙未知其道。何能以此教弟。

耶乃其弟聞此言。不加詳察。而所交者如故。獨不知與善人交。如入芝蘭室。與惡人交。如入鮑魚市哉。

### 牽招 蹈刃斂喪

魏志牽招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哀求不已。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名傳於閭里。

【評曰】夫尊師之道。原不可廢。乃在童子。誠不易得。卽如牽招爲豪學時。見師遇害。獨能冒鋒而斂其屍。未嘗非膽量之過人也。豈徒有敬愛之心哉。

### 王戎 父友與交

晉書王戎字濬仲。琅瑯人。父渾涼州刺史。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

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助我膽識。戎幼穎悟。神采秀徹。視目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五六歲時。於宣場觀戲。猛虎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我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聞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取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人皆奇其識。

【評曰】阮籍待人。恆有青白眼之分也。合則垂青。不合則視以白眼。其名早蓋於一時。何況戎與之交。而又得其得譽乎。戎年較籍尙少二十。籍乃不以其老而輕之。則是重視王戎可知矣。王戎得清賞名譽。不愈加聲價哉。

### 應詹 分甘共苦

應詹在晉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



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旣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評曰】韋泓受詹生成之惠。已非淺鮮。而以祭祀報之。未嘗無理。但惜泓於詹之身。前不聞報其萬分之一。或者泓值得志時。未及報之之故耳。乃以祭詹終身。獨非不勝哀敬之誠也哉。

### 范雲 與朋友共

南朝范雲。南鄉人。少機警有識。父抗爲郢府參軍。隨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俄而沈攸之舉兵圍城。抗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

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爲右僕射。雲少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暕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哈。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

【評曰】范雲本有識之人也。深知朋友大義。無物不可與共。何況友遭不測。屍無所歸乎。給屋以停之。亦友道中之常事也。奈何人皆視以爲難哉。

### 何遜 因文訂交

南朝何遜。字仲言。東海人。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在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

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

【評曰】范公與何生訂忘年交。得無因其才高德邵。而不必論其年之大小乎。况何生之文。質彬彬。早爲識者所歎服。卽天下才人。誰不願與之爲友。

### 劉昞 傳授心法

北魏劉昞。字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弟子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西涼王李暠徵爲儒林祭酒。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嘗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沮渠蒙遜平酒泉。尊爲國師。

【評曰】郭瑀授業於弟子。通經術者已八十餘人。劉昞適處其中。而又得其女爲妻焉。非優

越豈足當妙選哉。從師之後，復爲人師，教授生徒，不下五百餘人，殆所謂青勝於藍矣。

### 程駿 與師論古

程駿在北魏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不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言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謂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冲真喪。延明曰：卿年尙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

【評曰】劉延明授業於程駿，豈有年哉。駿乃師事劉公，年紀尙幼，獨能談論老莊，絕無遺意。宜乎師贊之曰：美哉卿也，可與論學矣。

### 李賢 篤愛師友

北周李賢，年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

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強。學。待。問。領。徒。受。業。邪。唯。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至。如。忠。孝。之。道。敬。師。之。義。實。銘。之。於。心。問。者。慚。服。年。十。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並。爲。人。好。義。篤。於。師。友。不。加。修。飾。而。誠。敬。自。在。焉。

【評曰】李賢就師受業。不待質問。早經存記諸心。乃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豈識之乎。但賢於已聞之學。無須質問之耳。況且尊師重道。較人爲更甚哉。

### 柳宗元 易地相處

新唐柳宗元。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而禹錫深感其義。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柳公也。人有此友。終身何憾。

【評曰】原夫柳公愛友之心。意甚切矣。知劉公有親在堂。不能徙居播州。而欲以柳州易之。

得非輕諾已而重乎反哉。

### 呂琦 以德報德

呂琦、五代時人。父衰，爲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衰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衰見約，守光怒衰，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衰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吾此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琦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後爲兵部侍郎。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侍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

【評曰】趙玉是呂琦父之故客也。呂琦臨刑，卽令趙玉不救，誰得謂爲無情。玉乃念其故舊，不憚身勞，竟將琦負而逃。斯非不忘舊誼之人邪。琦遂事之如父，殆所謂以德報德者矣。

## 戚同文 不負師託

宋之戚同文。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卽成誦。日誦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卽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勉之。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蔣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卽爲葬三世數喪。

【評曰】戚同文受師所託。而必終其事者。宜也。惟處無道之時。而思人心混一。則更難矣。絕意祿仕。確是有識者爲之。何必爲師所勉。乃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耶。

## 陸佃 以義制服

宋時陸佃。受經於王安石。安石當國。佃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彙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

之如常。佃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是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多諱變所縱。安石卒。佃以義制服。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佃知江寧府。祭安石墓。

【評曰】陸佃受經於王荆公。而荆公當國。不甚相附。豈無故哉。蓋知荆公廢舊制。立新法。不但爲當代所鄙稱。亦當爲後世所詬病。凡有識者皆知其必然。何況佃隸門下乎。但佃猶恐廢大義。乃供祭其生祠。是蓋重其道。非重其人也。

### 巢谷 器重友道

宋時。巢谷與韓存寶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西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地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



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竟慨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多病。將復見軾於梅南。轍憇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病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囊。裝以逃。獲於新城。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己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己言而行其志也。

【評曰】巢公視友之道。固甚重矣。其受韓公所託。懷遺以報命。甚是易事。惟訪舊友。不問精

力如何。雖萬里迢遙。猶不憚徒步而行。是非強人所難哉。惟然不用人言而行己志。行己志而遂喪其身。如此重友誼者。良可悲已。

### 朱熹 父友爲師

朱熹字元晦。宋之道學家。最有功於聖教。初父松歷吏部郎。秦檜議和。松上章極言不可。檜怒讒請松懷異心。出知饒州。未及上卒。以後事屬其友劉勉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其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爲主簿。罷歸。奔勉之喪。獨居三年。然後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治。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爲主。築竇於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評曰】劉公授業於朱子。而視之如子姪。使其入道之門。不但友道無虧。並於師道亦全矣。

朱子復以三年之喪報之。不又見其忠而且敬哉。

## 王陶 忘舊負義

宋時王陶爲觀文殿學士。其初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鍤。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薄陶之爲人。負義云。

【評曰】昔嫖母施一飯之恩。韓信報之以千金。至今傳爲美談。彼王陶獨未之聞耶。於其始受姜公重譏。不思有以報之。未貴猶可。既貴而反視之爲途人。其負義之心。亦何若是之甚哉。

## 韓性 與友論文

元史韓性字明善。少而就師爲學。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仁宗設科。取士。友人多以文格爲清。性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朱二氏發明。無餘蘊矣。願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格哉。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祇行無愧古人足矣。仕祿非所願也。

【評曰】韓性談論文格。言當世制藝。大率皆主朱子之註疏。友人聞之。雖不足開智慧。而其言亦足爲師資之益也。他山之錯。可以攻玉。其斯之謂歟。

### 關闕 悟訓改服

元世祖居潛邸。選關闕爲近侍。世祖聞王鶚賢。避兵居保州。遣使徵至。問以

治道。命闢闢與廉希憲皆師事之。既而闢闢出使於外。迨還而鶚已行。思慕號泣。不食者累日。世間聞而異之。復召鶚至和林。仍命闢闢從之遊。闢闢每日起。盛飾冠服。鶚讓之曰。聖主好賢樂善。徵天下士。命若從學。若等不能稱主上心。惟誇銜鮮華。以益驕貴之氣。恐窒於外而塞於中。道義之言無自而入。吾不取也。闢闢深自悔悟。明日俱純素。鶚乃悅。

【評曰】闢闢雖是皇族。物能謹守箴規。絕無驕傲之氣。每且入學。盛飾冠服。安知非敬師之意乎。乃聞師訓。戒其鮮華。遽改純素衣冠。殆非驕奢恃寵者所可擬議。

### 李東陽 角卯論交

明時李東陽與程敏政角卯交。人皆呼爲小友。以神童同受英宗召見。過宮門不能度。上曰。書生脚短。李曰。天子門高。時御饅有蟹。上曰。蟹蟹。一身甲冑。程曰。鳳凰遍體文章。李曰。蜘蛛滿腹經綸。上又曰。鵬翅高飛。壓風雲於萬里。

程曰。鰲頭獨占。依日月於九霄。李曰。龍顏端拱。位天地之兩間。上悅曰。他日一個宰相。一個翰林。命皆廩於翰林。

【評曰】李程二公。既爲角卅交。乃以神童受上召對。才華無分優劣。其後亦當訂爲文字交矣。他日居官位。置獨非英宗所論哉。

### 周延儒 見友謁師

明時周延儒。幼有神童之稱。而性頑劣。師以石硯盛水。頂之而跪。有友雷一聲。謁師見之。勸師放起。一聲曰。欲汝作一文。延儒請題。一聲曰。即以頂硯爲題。延儒曰。一片石。一勺水。壓住烏龍。難擺尾。今朝幸遇一聲雷。扶搖直上九萬里。一聲曰。此乃大貴之才。師曰。貴則貴矣。但奸人耳。一聲曰。何也。師曰。烏龍乃賊龍也。何不言人龍。後果聯登會狀。相烈宗以奸敗。賜死。

【評曰】周延儒口占文詞。所言烏龍。子過信口而出。胡師一聞於耳。斷其必爲奸人耶。乃以

其人出語不凡，即可見其生平矣。諺云：「文言道性情，非此之謂歟。」

### 曹一熊 對友賦詩

前清袁子才見錢塘令曹明府，有子名一龍，聰穎異常。有李鄴侯晏元獻之風，對友揮毫賦秋聲云：西風颯颯日相催，桐葉招搖滿綠苔。最愛秋霜添逸韻，樹中傳出一聲來。其時曹公方逐土娼，友問一龍曰：娼應逐否？笑曰：好事者爲之也。友又問汝想作官否？曰：要作又不要作？友問何也？曰：學而優則仕，學而不優則不仕。問作官可要錢否？曰：要錢又不要錢？問何也？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而燕民不悅，則不取。袁曰：此子他日得志，必爲廉吏。吾當與之友焉。

【評曰】曹一龍言論生平大志，清心寡欲，已可概見。袁公開之，乃願與之友焉。非以其人有可取之道哉。

### 高鳴鶴 善與人交

高鳴鶴，前清浙江人。幼年自塾歸，道拾遺金十二兩，揭單招失銀者，遂有浦江木工陳君德至，驗明給還。及長，嬸王氏無後，欲繼鳴鶴爲嗣。鳴鶴以非應繼力辭。及嬸歿，曰：吾義不當繼，而嬸厚意不可沒，乃置田供祭祀，捐修文廟。購參連製藥，施病疫者，全活以千計。遇歲歉，貸窮民穀石，及年豐穀賤，止取原借斗石，不計其價。力不能償者，卽焚券不復索。有友同邑蔡某，借銀經商，日久虧折無抵。鳴鶴鬻己產代償之，至拖衣施棺，歲以爲常。卒爲歲貢生。

【評曰】高鳴鶴樂善好施，不可枚舉，使其出身加民，當爲萬家生佛，豈徒爲一鄉一邑之善友哉。惜乎僅以士子終也，良可慨已。

### 第六章 尙武

蓋人有非常之志，必能有非常之勇。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勇敢之



氣。而。立。大。功。夫。泛。鶩。之。馬。蹶。弛。之。士。亦。徒。在。御。而。已。何。足。謂。勇。哉。縱。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要。視。其。人。之。志。爲。何。如。耳。有。志。於。國。者。雖。大。敵。當。前。必。奮。身。而。不。顧。若。無。志。於。國。者。徒。假。聲。威。唬。嚇。衆。人。每。一。臨。陣。則。生。畏。懼。或。裹。足。而。不。前。或。望。風。而。潛。逃。無。他。志。之。立。與。未。立。故。耳。自。古。及。今。班。班。可。考。使。生。爲。國。人。鑒。其。得。失。自。然。憤。火。中。燒。而。生。銳。然。不。拔。之。志。以。捍。永。遠。常。立。之。基。也。今。吾。爲。近。世。者。告。爰。輯。古。人。之。尙。武。

### 周亞夫 柳營難犯

史記、漢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人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之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評曰】自古軍令嚴肅莫有過乎周亞夫豈獨漢軍鮮與之匹哉夫惟文帝勞軍於霸上棘門獨能驅馳入馬乃至細柳軍門雖曰天子不得趨入必待將軍令而後造如此軍威敵

人焉得而冒犯耶故至今行軍者咸以柳營爲標準

## 吳漢 軍械嚴厲

吳漢拜大司馬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恆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

或多惶懼。失其帝度。漢意氣自若。力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絕無意外之虞焉。遂有傳列於後漢書。

【評曰】吳漢從軍數十年。無有纖介之禍者。皆其先有籌畫。後能制勝固爾。卽令戰陳相攻。稍見不利。猶不至倉皇失措。而爲敵人所窺。澈其所以決勝於人者。固如此也夫。

## 班超 立功西域

後漢班超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常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後使西域平諸國。爲都護。封定遠侯。

【評曰】凡人胸有韜略。恆抑鬱久居而不得見用於世者。固甚多矣。若班超不得志則已。一得志而卽立功於西域。遂封平遠侯者。古今有幾人哉。

### 夏侯稱 幼布軍旅

魏志夏侯稱。博昌侯淵第三子。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戲必爲軍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曹操。操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五官將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明者多從之遊。

【評曰】夏侯稱幼戲軍旅。雖不能爲他年預下。而其志尙武略。猶能立法森嚴。足徵天生其爲將才。卽使誦讀兵書。而稱亦不肯囿人範圍矣。况是少年志氣。又有睥睨一世之概哉。

## 虞翻 徒步從征

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少有膽識。有客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勸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策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後討山越。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

【評曰】王朗不用虞翻之計。卒至敗亡。孫策用之。而赴征討。不聞喪失其師旅。斯人操籌握算。亦當無出其右者矣。

## 呂蒙 擊賊殺吏

吳志呂蒙。汝南人。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

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叱呵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因校尉袁雄首自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

【評曰】呂蒙隨當擊賊。雖欲徼倖成功。以圖儻來富貴。而要有勇敢之志。方能入虎穴而探虎子。豈甘心以肉餒虎耶。吏卒不察。以此貽譏。乃遭其戮。適自取之耳。

### 劉淵 文事武備

晉書劉淵。字元海。匈奴人。冒頓之後。師事上黨崔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諳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

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

【評曰】劉淵豈窮樞櫛之子乎。抑豈僅守一編之志歟。但讀史傳。則鄙隨陸有文而無武。且嘆絳灌有武而無文。其欲有文事必有武備者。不待言矣。豈知春秋戰事。孫吳兵法。早經熟習於胸中。所以一學武事。遂卓然遠過乎人耳。

### 宗慤 壯志雄才

南朝宗慤。字元幹。南陽人。少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慤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少文旣高尙。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慤隨鎮廣陵。時兄綺爲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仕。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

壯。其。意。不。罪。也。遂。舉。愨。有。胆。力。除。振。武。將。軍。

【評曰】宗愨好勇。非爲父兄教之。而實出於性成也。觀其始與叔父所言。不已見其尙武之

志。夫有氣雄一世之概哉。何待後遇奸賊。而謂其獨斷獨爲也。

### 耿豪 奮身勇退

北周耿豪。鉅鹿人。除鎮北將軍。從太祖戰於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沒。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無繼。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後有王雅從戰邙山。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評曰】凡人身臨大敵。一生畏怯。不但全軍難保。卽一身之禍難逃。若耿王二公有幾人哉。



一則冒鋒衝刃。一則迴騎力拒。均能使敵却退。乃得奮身而還。要非膽力過人。曷克保全無虞哉。

### 薛世雄 畫地爲城

隋書薛世雄。父回開皇初。封舞陰郡公。世雄兒童時。與羣兒輩戲。輒畫地爲城。郭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回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歲。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太夫。世雄性廉潔。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

【評曰】薛世雄自幼從征。歷建大功。要非胸有韜略。不能百戰百勝者矣。而况世雄爲兒戲時。於攻守大略。已具胸襟。及行軍。何能無識哉。

### 斛律光 善騎工射

北齊北斛律光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父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卽擢爲都督。世祖爲世之引。爲親信都督。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鵬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鵬手也。

【評曰】斛律光以射中敵人而獲高官。固已出人頭第。尤欲逢合上意。雖鳥入雲中。且能引弓而射之。其善射之名。當與古之養由基並稱於後世矣。

### 宇文忻 自命名將

北史宇文忻。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羣輩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尙。使與僕並時。不合豎子。獨擅高名。年十八。從周

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國縣公。

【評曰】自古稱名將者。莫如韓白衛霍諸人。宇文忻步其後塵則足矣。乃以古之名將。所行不過如此。猶可與之抗衡。未免失之荒謬。雖然好事者自爲之耳。安能謂其行事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哉。

### 李世民 張設疑兵

李世民。唐公李淵之子也。在隋時。始畢可汗之圍帝於鴈門。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必賚旗鼓。以設終兵。且始畢可汗舉國之師。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卒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蟠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遁矣。不然。彼衆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師次崞縣。突厥侯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

【評曰】李世民請設終兵。而雲公從焉。遂張幡旗數十里。能使敵人望風解圍。所謂不戰自退者。非此之謂歟。彼諸葛武侯用六出祁山計。亦不過如是而已。

### 甄濟 刀加不懼

甄濟。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安祿山入朝。求濟於元宗。授范陽掌書記。濟察祿山有反謀。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歛歔。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大歷初。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子逢。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由是父子俱顯名於新唐。

【評曰】安祿山當朝執事。而甄濟知其必反。雖再三求合。卒不與謀。甚至刀鋸交加。而亦不

能奪其志矣。甚哉。立志不回。未有及乎甄公者矣。

## 杜愔 守共生死

新唐杜愔。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愔。勸出家屬。以身守愔。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圍凡十月。愔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圍冒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年。愔遷義成節度使。檢校兵部尙書。

【評曰】杜愔守泗州城池。雖十月之久。不憚勤勞。斯非與民共患難乎。而民亦感其義憤。相與拊循。殆所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矣。

## 李存勗 才力亞父

五代李存勗。晉王克用長子。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

歲。克用慨然將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鵲鷲。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又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評曰】李存勗之才力。在兒童時本無經濟過人。乃爲其父所稱許者。必有過人之處。見之於平時。不然。克用何能漠然許之耶。不知存勗之狀貌。早爲昭宗稱爲李亞子矣。

### 符存審 冒刃建功

五代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驍勇有力。能重甲。上馬挽強弓。左右馳射。仕後唐。從征數次。屢建功。遷至宣武軍節度使。有子彥卿。後事莊宗於太原。存審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

【評曰】符存審身臨大軍四十餘年。得博將相之位者。誠無愧已。但不知出生入死冒險幾何。則凡僥倖成功者。能不對之而懷慚哉。

### 黃友 忠節報國

宋時黃友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友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令。有政聲。方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婺寇復作。友攝兵曹。賊望風解去。次武義。賊退一境。貼然。通判澶州。金人敗盟。郭藥師叛。友與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欽宗卽位。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解太原圍。奪榆次。敵益以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謂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友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屍。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爲識也。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評曰】黃友立志堅操。雖臨大敵。冒刃履鋒。在所不辭。卽令戰陣不利。爲人所獲。猶不能奪其志。直厲聲自任曰。男兒死耳。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者。非歟。

### 黃介 僕共患難

宋之黃介。饒有勇氣。膽識過人。充廣濟簿尉。後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爲保。聚計。德祐元年。北兵至。砦衆奔潰。介堅守不出。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爲動。願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册而死。力亦死。

【評曰】黃介欲保衛鄉閭。而身中矢鏃者。誠義士也。陳力見主受傷。而不忍遠離者。是義僕也。然則義士爲地方而死者固難。義僕爲主而死者則更難矣。

### 岳飛 帥師滅金

岳飛在宋時。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帝初爲飛



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駐郾城兀朮合龍虎大王盖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虜掠有張威先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陣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

【評曰】宋爲金人擾害已非一日雖有岳公威武未能一時而族滅者矣蓋金人兵力強捍狡獪異常誠不易於制服縱能使伊怯退亦必旋覆而旋縱而況數代以來狄人爲邊患者雖有名將無能爲力豈獨岳公而已哉

### 李靚 斬將逐北

李靚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戡大憝安能咕囁章句間效淺丈夫哉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

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靚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由是名著於宋史。

【評曰】李靚誠孺子也。一因國家多事。發憤爲雄。而欲建功於當世。未始非壯士之志也。然既心雄萬夫。亦宜慎重於軍前。胡爲輕於視敵。既斬其將。而又欲奪其旗耶。噫。身臨不測。勢難敵衆。可不慎哉。

### 柳開 取劍急攻

宋史柳開。字仲塗。幼穎異。有胆勇。顯德中。嘗侍父任南樂。夜與家人立庭中。有盜入室。衆恐不敢動。開纔十三。亟取劍逐之。盜踰垣出。開揮刀斷二足。後舉進士。補宋州錄事參軍。雍熙中。擢右贊善大夫。會大舉北征。開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給言。求降。開謂信曰。無

約。而。清。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於。幽。州。也。

【評曰】柳開於幼時取劍逐賊。姑不必論。卽觀其請攻契丹。乃以無約求和。彼必有謀。攻之必勝。謂非大有卓識者乎。使米公信以爲然。率爾帥師。安知不能一戰而成耶。惜乎遲疑不決。未免坐失其幾也已。

### 陣昭袞 捨馬捉虎

遼史陳昭袞。遷敦睦宮太保。兼掌圍場事。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卽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

【評曰】遼世宗大開圍場。似非陳公不能掌其事矣。彼見虎犯帝蹕。皆畏而辟易。獨有陳宮奮其勇力。不徒救帝危險。並能使虎帖耳而伏也。如此不謂勇冠一世哉。

### 宗雄 善射獲功

宗雄始生。金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成。其人則使佩之。宗雄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嘗走馬射響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步射獲之。世祖曰。兒輩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旣長。風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謙謹。人愛敬之。太祖將舉兵。雄曰。遼主驕侈。不知兵。可取也。太祖喜其言。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駟門。諸將皆曰。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帝於護步答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相接。雄令前行。持挺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

上嘉雄功。執其手勞之。以御介冑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

【評曰】宗雄自幼騎勇過人。能於射獸百發百中矣。何況身臨大敵乎。彼雖數十萬衆。近逼驍門。而雄直當其鋒。獨能麾之使去。不已見其勇技絕論哉。

### 張宏範 子弟統軍

張宏範。易州定興人。元世祖授蒙古漢軍都元帥。南征。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宏正披甲上馬。荷戟攻敵。馳突衝入。奮疾如飛。死。向克捷。宏範後卒。有子名珪。亦有勇力。世祖召見。命統其父軍。珪曰。臣年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歎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省檄珪討之。數爲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

【評曰】從來父兄弟。皆能將兵者固少。即能將兵。而皆協力於國家者則更少矣。若張宏元爲元領軍。先與其弟同心戮力。復有其子盡心王家。不誠古今所罕有哉。

### 伯顏 奮力爭先

元時伯顏授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出鎮和林。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叛。伯顏討之。相值於河。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令之曰。汝寒君衣之。汝飢君食之。政欲効力於此時。爾於此不勉。將何以報。磨諸軍進。後者斬。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

【評曰】夫人身臨軍前。見勢不敵。而無銳進之志。即欲退守而不得。况身軀則易敗乎。若伯顏奮勇前進。而不顧身死者。古今有幾人哉。惟臨大敵而不懼。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 常遇春 軍號十萬

明時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幼有胆識。沈鷲果敢。嘗率數十羣兒。布列行伍。

分作馬步隊。安置陣勢。稍有喧嘩。輒鞭撻之。羣兒畏憚。聽其指揮。莫敢亂舞。逐日皆然。人見奇之。呼爲小將軍。及長。領軍從征。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敗。北嘗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又稱常十萬云。

【評曰】夫明之善將將者。莫有過乎常遇春。所領軍旅。必朝夕慰勞。及有戰功。又分甘共食。如此上下一心。所戰安有不克哉。雖曰能將十萬大軍。卽推之數十萬衆。亦必皆願爲之部下矣。

### 蔡遷 從人征討

蔡遷在明時爲將。十五年未嘗獨任。多從諸將征討。身經數十戰。輒奮勇突出。橫刀左右。擊敵皆披靡。不敢近。旣還。身無餘物。祇落金瘡。滿禮人視之。不可堪。而遷略不爲意。衆人代爲不平。曰。以公數十年出生入死。算是汗馬功勞。雖封萬戶。侯不爲過也。乃竟依然。故我何苦。乃爾遷曰。此吾致身於國耳。

豈博取富貴邪。大丈夫處世捐驅報國分也。有何求焉。衆聞之慙退。

【評曰】蔡遷爲國從征。既能心雄萬夫。不畏身死。胡不帥領大軍。而獨樹一幟耶。惜乎僅爲人下一部將耳。雖有酣戰功勞。亦不見其威聲赫濯矣。

## 第七章 入仕

士君子出身加民。旣名聞於世。則當竭盡智謀。籌畫善政。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上下相安。內外咸服。留芳名於百世。垂光耀於簡冊。斯爲美矣。苟遇國家多事之秋。不能扶危定傾。徒假虛文而爲治國之要。釣名沽譽。炫世矜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綜觀往哲。入仕於朝。不以私而撓公。或因國而忘家。有利必興。無害不除。立法則國法皆備。行一事則國事俱理。種種善端。靡不可舉。詎今人不能及古人耶。竊顧今人服官。遠視古人。正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斯亦世之所不幸已。乃輯古之入仕者。



## 閻邱邛 欲仕白薦

周時齊有閻邱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王曰。年尙稚。未可對。曰。顓頊十二而治天下。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駢駒而能任重。致遠者也。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對曰。不然。夫驂騮駃騠。駿馬也。試於釜竈之間。其疾不能過狸。鼬黃鵠。白鶴。一舉千里。試於堂廡之下。其便未能過燕。服翼辟閭。巨闕利器也。使之決目出。睽其便。未能過營。稿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何見寡人之晚也。對曰。夫雞豚。謹嗷奪鐘鼓之異。雲霞充咽。奪日月之光。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載之歸而用焉。

【評曰】夫良玉不攻。同是礪硤。駿驥在厩。無異凡馬。使閻邱邛遇宣王。不自言其才能。則亦等乎礪硤與凡馬耳。然則有才者。安肯甘心蟻屈哉。

甘羅 幼爲卿相

史記甘羅甘茂孫也。初戰國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臣嘗爲昭王伐趙。趙怨臣。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年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

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歟！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太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評曰】文信侯雖專用於秦，尙不能請張唐相燕，而甘羅獨能請之，復能說趙割城以廣地。雖蘇秦張儀之流，不能過也。位爲上卿，豈謂其不足當此大任耶？甚哉！人不可以年少而輕視之也。

## 薛廣德 諫止射獵

漢書薛廣德少而多文。召人試策。爲御史大夫。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日還。勤理國政。旰食不遑。日令百官具事之聞。

【評曰】薛廣德見上欲爲畋獵。乃以天下初定。人心未附。其不宜自取其樂也。直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諫之。在有爲之君。一聞此言。安能不刺心目。而及時幡改耶。

### 召信臣 爲民興利

漢時召信臣。遷南陽太守。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民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

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培。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評曰】召信臣立政首在勸農。殆不忘先王之道耳。昔先王教民稼穡。不聞躬服田疇。與民並耕者也。信臣乃親往田間。必使地有餘利。民有餘力。治溝道。開田畝。日有蓄積。以備災害。斯真可謂民之父母矣。宜乎民皆呼爲召父。

### 虞延 諫侈奢靡

後漢虞延。少有才名。太守富宗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延卽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墮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君子曰。臨事不愼。悔將何及。

【評曰】富宗既居太守爲一方之表率。自宜節其華靡。乃竟奢侈放縱。不悅虞延之諫。止及獲罪臨刑。反自悔之。有何益哉。誠如孔子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者矣。

### 任延 教民開墾

任延字長孫。漢時南陽宛人。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轉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或令吏卒耕公田。以周窮急。復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評曰】夫任延可謂漢之廉吏也。始爲都尉。分祿給食。繼爲太守。鑄器墾田。爲民興利。較古

之爲仕者愛民如子。亦不過如是而已。

## 第五訪 發粟救荒

第五訪在後漢時。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後有第五倫。京兆尹。閭興召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平鈞。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評曰】第五氏爲漢家循吏。誠無愧已。訪見歲飢。不待上報。發倉粟以賑給。倫領長安市。平立均法。使無枉上以欺下。如此爲治。不皆有益於民哉。謂爲循吏。豈曰有腆。

## 鍾離意 惡賜臧物

漢顯宗卽位。徵鍾離意爲將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

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評曰】顯宗以張恢坐臧千金。班賜羣臣。鍾離意獨委地而不拜。是惡其名也。卽與古之聖賢。不飲盜泉。不入勝母。有同情焉。安能不藉此以喻己意哉。

### 楊震 吏稱清白

後漢楊震。秉性清正。廉潔自守。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震迺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後轉涿郡太守。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獨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評曰】王密懷金餽震。是報其推己之恩也。受之亦不爲非義。揚震乃以爲不可。正恐受之。污辱清白之名。無以遺子孫也。故絕意與密曰。勿謂無知。直天知。神知。子知。我知耳。安謂無知而可受也哉。

### 張堪 民皆大悅

漢之張堪。字君遊。南陽宛人。志美行。建武初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評曰】張堪所治地方。百姓皆有以悅之者。何則。大率能行聖王之政。使民得被其澤也。卽

如上報於國。入城檢閱。下撫於民。開田勸耕。非皆聖王之政乎。則凡託居宇下者。誰不樂頌其德。歌其功哉。

### 祭遵 憂國奉公

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在後漢時。拜征虜將軍。嘗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嘗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羣臣聞之。莫不歎服。而嘗遵之爲人廉以持己。敬以待人。鮮有過之者焉。

【評曰】祭遵克己奉公。於身沒之後。猶令上之思念不忘者。足徵漢末之憂國憂民。能如祭征虜者鮮矣。當時羣臣聞之。何能不心悅而誠服哉。

### 陳蕃 行政清績

漢書陳蕃字仲舉汝南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辟公府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遷樂安太守歷行善政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

【評曰】陳蕃有清世之志早知天下之妖孽不可不橫除罄盡及一得志安能不盡其所爲耶而況上司李膺素有威政之名乎則凡屬有穢迹皆自聞風遠避惟蕃託居屬下以清績獨留可謂鐵中錚錚者矣

### 范遷 官無餘祿

范遷始見王莽篡漢與郭丹逃居北地至更始初出爲漁陽太守及在公輔爲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

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帝聞而深嘉之。賜以厚葬。

【評曰】范遷身爲公輔。使家無擔石。雖其子孫。不得享其餘祿。猶有清名。爲百世之馨香。較今之從政者。不啻天淵之別矣。噫。斗筭之人。何足算哉。

### 陳矯 亮言抗直

魏志陳矯。至明帝卽位。遷尙書令。車駕嘗卒。至尙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謂羣臣曰。卿等報國。能如陳尙書亮直。不撓國無危矣。惜乎。僅有其人焉。一木焉。能支大廈哉。

【評曰】明帝卽位。宵小盈廷。盡是因循誤國之臣。未有秉忠亮直。如陳尙書其人也。陳公縱立言抗直。能回帝心。其如獨力難支何哉。甚哉。國運將盡。岌岌乎有不可挽回之勢矣。

## 楊阜 勸戒女樂

魏志楊阜爲人剛直。素無阿好。轉武都太守。都護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偶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其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洪自此力戒。不嗜女樂。

【評曰】自古女樂是兆禍之尤也。上自君臣。下至庶人。皆不可以好之也。國君好之則亡其國。大夫好之則失其家。士庶人好之則喪其身。彼曹洪獨未之聞耶。曹洪不察。而爲楊公諫之。亦何幸有此人指其迷津也夫。

## 諸葛亮 服官無餘

蜀志諸葛亮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後主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十二年卒。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

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評曰】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已於生前言之盡矣。乃於生後之言。僅有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頃。爲子弟衣食足矣。以外絕無長物。蓋其一身謹慎固在此耳。

### 嵇紹 論政辭琴

晉時嵇紹爲侍中。齊王冏輔政。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旗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權。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艾等不自得而退。

【評曰】嵇紹以冏匡輔社稷。不宜縱弘宴樂。貽笑於後世。言之誠是也。何況召集羣僚。共論

政事時乎。若釋公服。正不妨操絃以爲樂也。於論事時間。何可徇私而廢公哉。

### 樂廣 居官不疑

晉書樂廣。南陽人。少孤。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尙書令衛瓘見而奇之。曰。自昔雲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會廣遷侍中。河南尹。先是。輒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

【評曰】夫人聰明正直。尙能感格鬼神。何況如孽乎。卽如樂廣居官舍。不爲流言所惑。未始非明智如神。而遂居之不疑也。而且廣之明如水鏡。早爲有識者所歎美之耳。

### 陶侃 公餘運甓

陶侃晉之達官也。器宇雍容。倜儻非常。爲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閩外多事。千緒萬端。岡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都督江州領刺史。拜大將軍。疾篤。上表遜位。將歸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籥。以付右司馬王愨。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

【評曰】陶侃一生之志無他。求有益而已。惟其在州無事。輒百般勤勞。以勉其力。乃以爲有

事之時。用之而有餘。所以身當重任。雖千緒萬端。絕無遺漏之虞也。如是安能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哉。



## 王蘊 政行仁義

王蘊在晉時。補吳興太守。屬郡歲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飢饉。若表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擅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貨之。賴蘊金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

【評曰】主蘊開倉賑民。雖是自專。難逃違科之罪。而其救活生民。義聲載道。甚至沒世不能忘也。即令削官降職。有何憾焉。

## 胡威 清白世家

晉之胡威。性情耿直。頗有家風。父質以忠清著獨。仕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敦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

不。及。遠。也。帝。曰。善。聯。亦。與。汝。弗。如。也。但。卿。有。乃。父。之。風。焉。可。爲。清。白。世。家。

【評曰】胡威以己之清。不及父之清。唯恐人知。正是欲上知其清。猶有乃父之風焉。帝乃許之。其清名著於史冊。不將與日月爭光哉。

### 顏延之 居官守舊

南朝顏延之。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喜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很敖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竣孝武踐祚。封建城縣侯。後爲東揚州刺史。免官削爵土。賜死。

【評曰】夫驕不可久。傲不可長。昔人爲校侯言之。是決其必敗也。何竣恃貴寵。則生驕傲而

不知禍福所由來乎。是故顏延之知其不能久也。

## 崔亮 造橋利民

北史崔亮爲人好施樂善濟衆。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恆。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嘗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評曰】爲治者凡有利於民。皆是仁政之道也。卽如崔公爲雍州刺史。造橋渡渭。特非行其仁政乎。百姓便利。至今猶傳爲美談。

## 李稚廉 歷官冠時

模範青年 第七章 入仕

北齊李稚廉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請求。家人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輒擲之於地。年十三。頗通經史。鄰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遠難赴京。歷官濟州長史。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摧戶口增損。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稚廉應機立成。恆先期爲諸州準的。神武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

【評曰】李長史於六冊文籍。千緒萬端。要非先期準的。不能剖析而陳也。乃於馬上徵責。應機立成。本是人強所難爲。神武以此詰諸州長史。諸州長史。能不對之而懷慚哉。

### 趙軌 官清如水

北齊趙軌。幼有局度。神彩嶷然。初爲司馬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均出其手。稱爲敏捷。後爲齊州別駕。入朝。父老將送者。

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由是清正官聲載於道路。

【評曰】趙軌於齊州父老。豈無眷顧之情也哉。何其送之不忍去也。抑豈無厚愛之意也哉。何其餞之僅以一杯水也。是非在官相得益深。不能使民如是之愛戀也已。

### 岑文本 位高責重

新唐岑文本。字景仁。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中。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及河間王孝恭定荊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說。李恭曰。自隋室無道。羣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縱兵虜掠。誠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遂止之。後擢

中書舍人授侍郎。踰年爲令。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尙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時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受弔不受賀。

【評曰】以岑文本之才華。非不足當大任。乃以爲己憂。非憂位之高也。卽憂天下任之重也。盱食宵衣。雖古之大臣。不能過耳。

### 盧坦 不剝民財

盧坦爲新唐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

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坦在官數年。家無私財。所行。政。事。無。隙。可。尋。黃裳深嘉之。

【評曰】盧坦以居官清廉。必無厚蓄。所有厚蓄。必剝民財。爲杜黃裳言之。當如良醫投其藥石也。不然。黃裳何以一聞而驚其言耶。

### 盧莊道 對御評囚

唐時盧莊道。范陽人。父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莊道竊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爲輕薄之行。請誦之。果道。復請倒誦。又通。士廉稱歎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邪。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時繫囚四百餘人。莊道乃徐書。

狀以進。引緒囚入莊道。對御詳其罪狀。輕重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歎。卽日拜監察御史。

【評曰】太宗將省囚徒。乃令盧莊道評其罪狀。所論輕重。私毫無遺。雖老吏斷獄。不能過也。甚哉。如莊道爲人。安有疑獄不可決哉。

### 韓愈 請緩政稅

唐書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自幼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京兆尹李實恃恩驕傲。爲政暴戾。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德宗怒。貶碭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性字之。後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



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評曰】昔堯有水患，湯有旱災，常爲民憂歲之不足也。何德宗不察，不以李實之言爲非，反以韓愈之言爲不當也。噫，昏庸如此，不幾視民如塗炭哉。

### 范百祿 民無囚犯

宋時范百祿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圍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吏民復以在官清正，請立石紀德。百祿曰：事益於民，書名史氏足矣。若立碑紀頌，徒遺後人作矻石耳，吾不屑焉。

【評曰】范百祿能以一己之德化一方之民，使無干犯其法者，斯其功匪淺鮮矣。僚吏欲爲上聞，范公不敢自居，乃以至尊之仁使然，此豈邀功圖報之流，所可擬議哉。

### 范純仁 薦用正人

范純仁幼隨父仕。見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嘗觀其人。察其所爲。於心遂有定衡。北長拜右僕射。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去。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於是忠議頓息。

【評曰】范純仁薦引人材。必求天下人皆知之。方爲大公無我。若有不知。則不敢舉耳。初何嘗以天下士盡欲羅而致之門下耶。

### 程顥 諫議從公

程顥爲宋時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知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

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誹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

【評曰】王安石執政。所言功利。程顥未嘗發一語。以其不便於中外也。乃被其旨。則赴中堂。議事言之固不得。不言又不可。勢處兩難。正不得不委婉道之。使安石平氣以聽。安石豈謬執成見。而以天下事爲一家之私議乎。雖然。興治立法。猶欲僥倖成功。而不在程顥亦末如之何也已。

### 冷應激 分時理務

宋之冷應激。秉性剛直。勤理公務。時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五司叢劇。應激卽分時理務。不擾不勅。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己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

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卜。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

【評曰】冷應激身膺衆職。庶務繁劇。唯恐一事之不修。卽萬事之俱廢。遂分時理務。日食不

遑。殆。非。以。內。外。孔。亟。乎。如。是。勞。於。王。事。雖。古。之。名。臣。不。能。過。也。

### 魯宗道 忠實無欺

宋真宗時。魯宗道爲右諭德。遷左諭德。遷尙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宗道不爲小謹。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急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宗道所理政事。無一不奏上聞。

【評曰】魯宗道雖狎私好。誤奉上召。亦不敢隱諱。是不欺君也。真宗不責其罪。反以忠實爲可用。是知臣莫若君也。上下無欺。安有國事之不立哉。

### 龔鼎臣 獻可替否

龔鼎臣在宋時。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轉吏禮二部郎中。鼎臣在言路累歲。恆以盡規獻替爲己任。每濶略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遊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數十道。皆諫。臣任職之常言。獲上聽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悉命焚之。

【評曰】龔鼎臣爲諫臣數十年。無一言之不行。豈言之不逆於耳耶。抑其善迎上意故也。則凡細事大事。無所顧忌。皆能委婉曲折。使上聽之而無時或違耳。

### 李清臣 才堪大用

李清臣字邦直。宋之魏人。少讀書。過目成誦。稍能戲爲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也。甚。天固儆之耶。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聞其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以秘書郎簽書平章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避嫌太甚。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願以親抑之可乎。旣而詔舉館閣。歐陽修薦之。得集賢校理。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歷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爲不減史漢。

【評曰】韓琦固宋之忠臣也。李清臣亦宋之良史才也。韓琦居相位。雖有任人之職。猶以清臣爲內親。不敢大用。何怪英宗謂其避嫌太甚耶。

### 劉恕 直言不諱

宋史劉恕字道源。篤好史學。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

次資治通鑑。英宗使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以恕對。卽召爲局僚。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下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忌。安石遂與之絕。

【評曰】王荆公當權執政。氣勢實足以陵人。劉恕獨不畏其勢。直面刺其非。是知有國而不問其人也。如是安能不謂爲鯁直之臣哉。

### 魏了翁 策言時事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在宋時。召試學士院。時韓侂胄謀開邊。了翁對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有北伐之舉。人情洶洶。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

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修。姑緩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省正字。奉親還里。詔賜粟帛。錄付國史。

【評曰】韓侂胄謀開邊地。未嘗無理。無如內政不修。民心擾擾。何可希圖北伐。徒滋邊費。而

况金勢甚強。未可卒圖乎。上若求其在我。盍卽思魏公對策之言。爲當時之要務耳。

### 徒單克寧 諫獲神祐

金史。徒單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初瀘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卽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甯及之。以匡不逮。

【評曰】金世宗不理政事。日求浮圖之法。一見河道湧決。動曰鬼神之感應如此。克寧留心



時務一聞此言。安能不卽其入之道。還治其人之事乎。上若不察。徒尙浮術。於國政奚益哉。

## 八思巴 翻譯文字

元世祖卽位。尊八思巴爲國師。八思巴。土番薩斯迦人。元祖授以玉印。令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號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

【評曰】元世祖初定中原。不知漢楷。首令八思巴譯寫一切。乃與文治之化。確是開國時一大問題也。不然。中外民情。何以翕然相通哉。

## 朶兒赤 墾田增賦

元時朵兒赤。少通古。注論語孟子尙書。召見披香閣。世祖曰。朕聞儒者多嘉言。奏曰。親君子遠小人。自古帝王未有易此。惟陛下察焉。世祖曰。汝言甚合朕意。問欲爲何官。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儻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戶。則地利多而兵有餘。願爲總管。以盡規畫。帝可之。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至官錄其子弟之壯者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

【評曰】朵兒赤雖爲儒士。亦能匡君治民。使上下相安也。卽觀其所言所行。不啻以安社稷

爲悅哉。

## 劉士敏 疏陳十事

劉士敏字端甫。元之濟南人。幼時卓異不凡。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比長。歷官國子祭酒。出

使遼東。山北諸守令恃貴倖暴橫者一繩以法。錦州兩水爲災。輒發倉廩以賑窮民。召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世祖深服其言。付諸國史。

【評曰】劉士敏於幼時語其父曰：足學豐功。後人不及乎前賢。足見學有得於己也。及至服官。安能不欲見功於世哉。所以出使邊邑。制官救民。入而在朝。匡君不逮。一一著明於國史。

### 孟攀鱗 議定禮儀

孟攀鱗在元時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世祖嘗問宗廟郊祀儀制。攀鱗據經典以對。又命會太常議定禮儀。攀鱗畫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覽焉。條陳數十事。大抵勸上以郊天地祀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

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統於六部紀綱悉由中書爲久安長治計世祖悉嘉納之。

【評曰】祭祀禮儀本國家之大典世祖命攀鱗議定卽是追源反本之意也。又安能不爲長

治久安計哉。

### 康里脫脫 疏河便民

康里脫脫元之部族也。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於江濟。堙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由是百姓便利。皆頌德焉。

【評曰】昔禹王治天下。疏通九河。無非是爲民勤勞。若脫脫疏鑿便河。雖不敢與古聖並功。

而其爲民勤勞制一也。自此以往。杭城黎民共樂便利。安知頌脫脫之德。不及歌禹之功哉。

### 張特立 制服豪貴

元時張特立爲宣德州司侯。州多金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率家收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收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

【評曰】全國威隸居德州。狹稱橫行。甚爲州侯所難治。惟張特立不畏其爲國戚。獨能據法以治之。使其豪貴皆馴服焉。非所謂國法足以治人哉。

### 王承裕 清逋糧稅

王承裕。明之吏部尙書。恕少子。恕爲吏部。嘗令承裕日接賓客。以是周知天

下賢才。選用無不當。承裕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出理山東河南屯田。減登萊糧三畝。徵一斗還。青州彰德軍田。先賜王府者三百六十餘頃。武宗立。屢遷吏科都給事中。以言事忤劉瑾。罰米輸塞上。再遷太僕卿。嘉靖六年。累官南京戶部尚書。清逋稅一百七十萬石。積羨銀四萬八千餘兩。帝手書清平正直褒之。

【評曰】從來國家之重征厚斂。失民心者易。得民心者難。若王承裕奉命逋稅。減征輕徭。雖得民心。恐難合乎上意也。武宗乃以爲當然。遂加獎譽。可謂君明臣良者矣。

### 鄧以讚 疏請建儲

明時鄧以讚。字汝德。以進士授編修。座主張居正柄國政。以讚時有匡諫。居正弗善也。移疾歸。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再疏請建儲。且力斥三王並封之非。中言中宮鍾愛元子。其願早正春宮。視臣民尤切。陛下以厚中宮而緩冊立。

殆未諒中宮心。况信者國之大寶。建儲一事。屢示更移。將使詔令不信於天下。非所以重宗廟安社稷也。

【評曰】鄧以譏雖非諫臣。乃見健儲未定。不足取信於天下。遂上疏請正春宮。以爲重宗廟安社稷之要務。上何不察。鍾愛中宮。乃竟屢示更移耶。

### 張文憲 以禮致政

張文憲以神童薦於朝。明孝宗召試乾坤二大字。稱旨。令讀書翰林。給餼廩。一時名公呼爲小友。嘉靖癸未成進士。遷工部尙書。端凝。詳慎。正直。不阿。服官四十餘年。侍經筵。修國史。玉牒。諸綸。綍。多出其手。前後被賜。不一以禮致政。囊無餘積。晏如也。嘗語弟姪曰。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便是祥瑞。餘何益於治。

【評曰】張公服官四十餘年。不聞上有忤旨。下有謗議者。何則。皆其一生清正。無事不加詳。

慎故也。而况道之以政。又必齊之以禮乎。如是安有不法之譏哉。惜乎生當末造。不得建功於世也。

### 嚴長明 清蘇民困

前清嚴長明。幼有奇慧。年十一。李穆堂典試江南見之。遂舉。子夏命對。卽應聲曰。亥唐李太奇之。謂方望溪曰。國器也。可善視之。遂受業望溪門下。乾隆南巡。以諸生獻賦。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長明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工於奏牘。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繁多。請去其名併入地丁徵收。長明曰。雜項既經折色。卽爲正供。若併去其名目。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必且再徵。是重民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寢之。

【評曰】天下征稅名目雖繁。乃在羣民各有專守。何可併其名而徵收乎。今日雜項如併入地丁。他日官有所需。再加征賦。是重民困無疑也。嚴公詳析言之。不誠爲至理確論哉。



## 張九鉞 平糶勸捐

張九鉞在前清由副榜舉順天鄉試。大挑知縣。發江西。初攝南豐。時歲歉。請出倉穀平糶。部例大縣存七糶。三。九鉞輒糶其五。上官嚴檄切責。九鉞喟然曰。積儲民命也。吾能墨守舊制。坐視民餓死。耶。倉米絀。則勸邑紳捐助。牒買鄰境米大至。全活者多。於是上表以聞。帝嘉之。

【評曰】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自古常理。當此歲飢。爲上者何忍坐視民困耶。張公乃違舊例。出倉穀輒糶其五。救活生民無算。竊以爲生平一快事也。雖遭上官嚴責。有何憾焉。

## 第八章 衛國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窮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尙。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飯牛。仲尼。戾於陳蔡。此言古聖賢皆有。心國事。而猶遭。

此。蓄。害。也。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然。亦。有。出。於。不。得。已。也。如。秦。漢。以。後。衛。國。諸。臣。何。嘗。冒。罹。身。禍。陷。於。非。義。乃。是。努。力。國。家。致。令。身。處。無。可。如。何。之。地。有。不。得。不。死。于。王。事。者。耳。縱。謂。食。祿。者。必。圖。報。而。其。心。懷。忠。憤。未。嘗。不。求。苟。免。復。爲。揮。霍。大。志。以。奠。苞。桑。永。固。之。基。而。遂。世。莫。與。之。京。也。又。豈。區。區。委。命。之。徒。所。可。同。日。而。論。哉。惟。然。宜。輯。古。人。之。衛。國。

### 王允 除奸遭禍

漢獻帝即位。王允爲司徒。見董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謀誅之。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卓部曲將李傕、郭汜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若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外諸公。勸以國家爲念。傕乃收允殺之。

【評曰】王允既見董卓禍。與呂布謀誅之。復當除其餘黨。不使蔓草復生。胡聽董之部將起。震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滅耶。噫。坐失機宜。豈不殆哉。縱能奉身以死。於國何益焉。

### 傅燮 固守漢陽

漢書、金城賊王國等圍漢陽。城中兵少。太守傅燮固守。時北胡騎數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顧必許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甯有

意爲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磨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

【評曰】羌胡從賊圍漢陽，傅燮既無兵守，又無敵將，將何以固疆圍乎？何妨見幾而作也。不知燮以忠貞自矢，寧可委身於國事，不能棄城而失其大節也。

### 溫序 愛國重義

溫序，後漢時遷護羌校尉，將興師以衛社稷。行部至襄陽，忽爲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愛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願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

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評曰】溫序旣爲苟字所執。無能爲力。不妨曲意順從矣。乃堅執大義。以爲勢處危急。分當必死。殆非以忠誦之臣。一生不事二主哉。噫。伏劍而死。未免迹等游俠者耳。

## 虞汜 禁圖不軌

吳志虞汜。都尉翻之第四子。時孫綝廢幼主。迎立琅琊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終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卽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

【評曰】孫綝旣廢幼主。迎立琅琊王休。在東吳已屬名正言順。何又入宮而圖不軌耶。若非

虞汜引證伊周廢立之事以匡不逮。恐其未必能安宗廟而使上下無憂耳。

### 嵇紹 以身捍衛

嵇紹爲晉侍中。朝廷北征。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姓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院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首何爲。聞者莫不歎息。

【評曰】嵇紹隨帝親征。縱謂以正伐逆。理宜有征而無戰。其如下無禮以待上何。車駕一至。矢集如蝟。設無嵇紹以身護衛。帝將何以脫難乎。險矣哉。帝也。幸得嵇侍中代其死耳。

### 夏香 請鑿殷周

晉時夏香永興人。世爲農夫。挺然持立。明果獨斷。年十五。時郡遭大旱。縣長

葛君不措意。逐日會客飲宴。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而祈澤應。樹成。王悔過。偃禾。復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變復。以濟民命。今始罹大災。縣界獨甚。未聞明達。崇殷周之德。臨祭獨歡。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宜以愛國憂民爲念。縣長卽罷會。捐俸祿。以贍飢民。

【評曰】夏香雖爲農夫。猶以民困爲憂。乃引殷周禱告之事。諫乎縣長。卽推而諫之於國君。有何不以爲然哉。

## 慕容鳳 陰圖復仇

南朝慕容鳳。宜都王桓之子。桓鎮遼東。燕之亡。爲秦將朱疑所殺。鳳年尙幼。但泣而不言。嘗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遂陰有復仇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禮之。與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

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苻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氣。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不如早除之。無使昭後患。堅不從。後果率兵圖復。

【評曰】夫人不患事之難成。特患志之不堅。以慕容鳳陰圖復仇。得非有志之士乎。因國滅亡。遂傾身下交。以圖恢復。誠如勾踐耻吳之仇。而爲臥薪嘗膽者矣。

### 高郢 諫書不報

新唐時高郢。幼隨父仕。安祿山陷京師。將誅其父。郢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魚朝恩專政。爲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甯。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竊爲陛



下惜之不報。

【評曰】自古宵小在朝。鮮不貽禍於國家。如安祿山魚朝恩輩。誠爲唐之賊臣哉。高郢適身處其間。雖能上書指瑕摘伏。惜乎上之蒙蔽太深。而不能用其言也。

### 周曾 謀襲被誅

周曾少有英姿。勇略異常。唐德宗時爲大將。李希烈陷汝州。見太師顏真卿被拘。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僞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希烈轉使闖奴與景臻等殺之。先

曰有勅。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勅耶。遂縊殺之。

【評曰】周會心懷義憤。既欲除奸立正。則當與顏太師深籌熟慮。當不致一蹶不能復振。胡至事未立而謀已洩乎。噫。一矢未發。而良弓遽折。滋可悲已。

### 劉洪杲 尙武立功

五代劉洪杲。南漢主龔第十子。幼好步鬪。嘗乘馬挽弓以壯膽勇。諸兄尙儒學。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經乎。龔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玠嗣立。循州賊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擁衆數萬。攻下郡邑。洪杲請統衆討賊。玠以其尙幼。不許。洪杲曰兵法尙變。不尙齒。因令越王爲都統。洪杲副之。次錢帛館。軍士方食。賊衆奄至。洪杲率報信數百人。介甲躍馬。經入賊中。殺數十百人。賊爲解去。洪杲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

【評曰】劉洪皋生當五代。欲述先人之壯志。不重文事而尙武略。不因人輕而挫銳氣。獨能奮身討賊。以立大功。斯誠可謂捍國之偉人矣。

### 周保權 命將乞師

宋初。周行逢病。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很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然。則自歸於朝廷。遂卒。保權嗣位。時年方十二。而英爽有膽氣。聞文表叛。歎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璠與萬餘衆討之。及師璠將行。又親出餞送。仍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也。安敢勞於諸君。諸君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安先君於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吐氣發言。義形餘色。三軍莫不感激。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然保權猶慮其敗。且

馳表而乞師於朝。詔以慕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都部署。李處耘爲都監。討之。而先遣中使趙璘往諭之。

【評曰】張文表兇悻悻。已不出周行逢所料矣。乃有保權克承父命。命將討之。復乞王師誅之。卽令勢弱不敵。亦不至見罪於朝廷耳。而且上下交攻。何慮文表之兇猛難制乎。如此籌度縝密。獨非爲老成諳鍊者哉。

### 曹瑋 邊民無犯

曹瑋在宋時。以供養官知渭州。年十九。馭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將士。能得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知敵動靜。舉措如老將。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中矣。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卽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能等族請內附。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

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湄州。有告成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卽斬叛者。投其首於境上。羗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羗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

【評曰】曹瑋用兵如神。不但名馳海內。並能威振於邊地。卽有戍卒叛入夏國者。乃一聞命。令使馴然懾服。斬首以贖其罪。其威名赫濯。不已震怖於華夏哉。

## 文天祥 竭忠盡義

宋史文天祥。自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吳銓像。皆謚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

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元兵伐宋，天祥知贛州，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兵。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天祥提兵至臨安，未幾宋降。時元世祖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從之。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又有詩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評曰】文天祥忠肝如鐵石。已見之於對策時矣。一旦有急。何能不興義師以保社稷乎。孰意宋之三百年天下。氣運已盡。天祥雖有志効忠。其如天祿永終何。

### 林空齋 倡起義兵

宋時林空齋。自幼有節操。博通經史。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率鄉人。卽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北兵至。屠永福。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生爾。諸軍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問將。何爲。空齋曰。吾有一死而已。於世何爲。遂不屈節而終焉。

【評曰】林空齋既有心國事。何妨綢繆於未危之前。勤勞王師。以奠苞桑於永固。胡爲解組

歸田後復開忠義局。而倡起義兵乎。竊以爲勝則可守。不勝卽付諸死節。未免策出下乘也。於國家有何益哉。

### 吳楚材 爲國出力

吳楚材。宋之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民兵。江西制置使黃萬石授楚材迪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戒勿與兵。楚材不聽。牽衆攻城。北兵蹙之。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材宣議郎。帶行太社令。知建昌軍。俾聚軍圖再舉。楚材旣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誘降其衆。多解去。楚材走光澤。爲人所執。及其子應登以獻。郡遣錄事婁南良訊之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錄所爲。乃大錯。爾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事。還思身上綠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爲忠義所激。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及吳浚爲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益王



立於福州。贈官朝奉郎。卽邵武境上立廟。賜名忠勇。

【評曰】夫婁南良爲府錄。亦宋之官爵也。今乃爲敵所用。何怪吳公見而譏之曰。汝之所爲

錯爾。倘南良心回意轉。乃與吳公爲國出力。不可與世圖存耶。無如吳公勢處危卵。實難

作中流之砥柱矣。

## 李若水 顧國忘家

李若水爲宋吏部侍郎。金粘罕攻城。邀帝出城。若水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高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謝寧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吐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

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爲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今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卽位。聞而爲涕泣。下詔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音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評曰】李侍郎旣矢志忠貞。不肯事金爲二主。何妨少爲屈節。與之辨論。安知不能保帝南還。而並歸覲於父母乎。乃竟抗言不阿。令致身亡北地。未免大智若愚耳。噫。死則於忠義全矣。而於高堂永別。將何以爲情哉。

## 劉士昭 赤心報國

劉士昭。宋之太和人。有壯志。勇義兼人。嘗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事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污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評曰】夫宋之爲義士者亦甚多耳。如劉士昭爲鍼工。見國滅亡。尙知大義。猶與王士敏同。爲謀復。非皆有志衛國。而欲掃除犁庭乎。孰意勢處偏敗。有與亡國之大夫。不可圖存者。噫。匹夫殉難。古今有幾人哉。

### 劉德基 死守邊邑

劉德基。有功於金。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卽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

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邪。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評曰】劉德基死守邊城。甚可惜耳。使其憤忠義之心。帥軍命將。安知不能轉敗爲勝乎。但束手待斃。不死何屬。雖曰無求生以害仁。欲殺身以存仁。曾濟何事哉。

### 安童 諫誅黨衆

元史安童。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中統初。世祖追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弘吉刺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會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置之法。世祖以問安童。對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

世祖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重之。

【評曰】元世祖初定大難。欲誅黨衆。若非安童諫止。則凡天下未附者。將何以懷服從乎。如是深謀遠慮。不儼然若老臣諫國哉。

### 趙宏毅 合家殉國

趙宏毅。素有節操。忠義兼長。爲元調大樂署令。明兵入京城。宏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吾父母已死。尙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

【評曰】趙宏毅以忠義自矢。獨恨孤掌難鳴。不能匡救社稷。乃與妻子共殉國難。不誠古今

所罕有哉。

### 卞琛 仗義擊賊

卞琛在元時。自幼居鄉里。有義行。嘗移家財以佐軍用。上聞之。補國子生。鄰郡盜起。來剽掠。琛統丁壯擊賊。衆潰散。被擒。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

【評曰】卞琛爲賊所擒。何妨屈意順從。稍用機謀。與衆聯絡。使其反戈相向。安知不墮入反間計耶。乃竟抗言唾罵。致令身亡。胡爲也哉。嗚呼。命難逃於賊手。悲夫。

### 吳德新 誓不忘國

元時吳德新。自幼習醫學。嘗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色曰。我生爲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頭上。迫其

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佯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卽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評曰】夫吳德新一醫士也。未食天家之祿。尙知大義。不肯從賊。乃以生爲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自誓其志。雖矢刃交加。而其忠言不能已也。其精誠誠可以貫月哉。

## 馬芳 歸國盡忠

明時馬芳。字德馨。蔚州人。十歲爲北寇所掠。使之牧。芳私以曲木爲弓。刻矢射。俺答獵。虎虓其錢。芳一發斃之。乃授以良弓。矢善。馬侍左右。芳陽爲之用。而潛自間道亡歸。周尙文鎮大同。奇之。署爲隊長。數禦寇有功。當得官。以父貧。悉受賞以養。累擢都督僉事。移守宣府。寇大入山西。芳一日夜馳五百里。及之。七戰皆捷。就擢總兵官。嘗語人曰。吾雖未讀書。惟知入則孝。於親出則

忠於國而已。衆咸報其言。

【評曰】馬芳末學弓矢。而發矢必中。未習軍旅。而行旅克捷。皆其智勇過人。而能決勝於千里之外也。不然。出外亡歸。何以顧効忠於國家哉。

### 吉孔嘉 失守殉難

明史吉孔嘉。天津縣人。幼時愬父寃於巡按御史。獲釋以孝稱。舉崇禎三年鄉試。授寧津知縣。蠲繁苛。除寇賊。闔邑頌德。累遷順德知府。十五年冬。清兵臨城。與鄉官知府傅梅。中書舍人孟魯鉢。張鳳鳴募兵。悉力拒守。力屈城破。孔嘉與妻張氏。長子惠迪。次子婦王俱死。贈太僕少卿。妻子皆獲旌。

【評曰】吉孔嘉與鄉官募兵。倘能捍禦敵衆。不但闔邑頌其功德。卽一家之性命。亦可保全。孰意天數已定。人力有不挽回之日耳。嗚呼。亡國之大夫。有不可圖存者矣。